

金屋月刊

邵洵美 章克標 編輯

第一卷

第三期

版 權 所 有

	每	月	一	期	
每	期	二	角	八	分
半	年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二	元	八	角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十	八	年	三	月	一
				日	出
					版

金屋第三期

- 1 永久的建築……………浩 文
- 2 贈一詩人……………邵洵美
- 3 死了的琵琶……………邵洵美
- 4 處男的狎曲……………滕 剛
- 5 殘句……………滕 剛
- 6 朱唇開處……………滕 剛
- 7 意外的收穫……………曾虛白
- 8 下等船客……………穆羅茶
- 9 馬車馬……………章克標
- 10 賭……………浩 文
- 11 債……………黃 中
- 12 櫻花……………倪貽德
- 13 蝸牛與地丁……………滕 剛
- 14 寫……………郭子雄
- 15 近代藝術界中的寶貝……………洵 美
- 16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 17 無名的裘特 T.Hardy 著 ……有守譯
- 18 金屋郵箱
- 19 金屋談話

永久的建築

浩 文

時常看見有些人的文章裏，帶了輕蔑的口吻說：‘吟花咏月的詩人。’這在我們看來他根本是淺學，他根本還沒有懂得詩。試問詩人，爲什麼不能吟花咏月？花月爲什麼不配詩人們吟咏？

詩是一座永久的建築。這一座建築務須是十分的完全，材料須是十分的堅固，式樣須是十分的美麗，在這座建築的裏面，供養著一位永久的生命。

我們要造這座永久的建築，所取的材料至少便得堅固到能永久；但是那一樣人的東西不會消滅，衣服，裝飾，器具，什物，是一代代的變易；思想，言論，風俗，

習慣，是一世世的更替；祇有自然界的一切才能世世代代長存。花謝了復開，月入了復出，雲散了復聚，風停了復起……我們造那座永久的建築，便得用這樣的材料。

所以自然界的一切，乃作詩最好的材料。

供養著的永久的生命是什麼呢？那便是天造地設又加以人工製造的情。

衣服，裝飾，器具，什物，思想，言論，風俗，習慣等至多祇能當作神前的祭品。

古典派的錯誤便是把祭品當神來供養。

浪漫派的錯誤便是把神當作建築的材料。

我們現在當知道吟花咏月的詩人是不是可以輕蔑；與怎樣去造這座永久的建築了。

贈 一 詩 人

邵 洵 美

假使一百年後再有個詩人，
他一定不像我，也不像你；
溫柔撫緊他靈活的身體，
他認不得這是黃昏這是春。

啊，他再不會記得我，記得你。
他再不會唸我們的詞句：
在他眼睛裏，我是個瘋子，
你是個搽粉點胭脂的花癡。

但是也許有個夢後的早晨，
枕邊聞到了薔薇的香氣，
他竟會伸進他襯褥底裏，
抽出兩冊一百年前的詩本。

死 了 的 琵琶

邵 洵 美

這是一隻死了的琵琶，
他再不能歌唱再不能說話；
他已沒有要講的故事，
他已不想把才子去配嬌娃；

他早已是老了的，老了，
枯喉裏早沒有熱烈的音調；
幾聲嘆息又幾聲嗆咳，
這便是他靜默的時候已到。

他已沒有甜蜜的消息；

他怕你們把他的苦顏認識。

饒了他吧，莫再去撥彈，

這一隻琵琶早已是死了的。

處男的狎曲

滕 剛

暈絕在萬盞銀雲的華燈之陰，
一聲呻吟，蒼白而斷羽的游魂，
失足倒入紫色的肉穴的陽阱。

蠅蚊的管絃，恍如隔世的笑聲，
突飛起髹金的鞋尖上的泥粉，
迷傷了我耽醉過 Bière 的眼睛。

但苦守的童貞被免脫了靈魂，

羞拭着那個才離懷抱的橫陳，
從吹氣如蘭的幽夢之中甦醒。

1929,1,19。

殘 句

滕 剛

野貓啼催春夜的花開，
人在相思的火中葬埋，
“前夜你撐着兩傘奔來，
笑倚着燭台，偷換了鞋。

我却故意把時間延捱，
度進膩舌的紅尖，乖乖！
玩弄着你，唇中的悲哀，
鮮血包着活肉的愉快。”

現在，蛇般冷滑的萬籟，
子夜的時鐘，已停了擺，
十五的月亮戶外裏，
罩滿一箇魚白的塵埃。

1929,1,9。

朱唇開處

滕 剛

朱唇開處是夜曲的仙鄉，
四野的山風飛舞死去的夕陽，
雲尾的星斗射穿幽冥的白牆，
只應在天上，天上，天上的女郎。

朱唇開處是夜曲的仙鄉，
繡球的雪光吹墮幽會的花牀，
招月的圓池飄散水梅的流香，
只應在天上，天上，天上的女郎。

朱唇開處是夜曲的仙鄉，
墓畔的女貞閃爍青銅的衣裳，
古典的壁畫洞啓夢幻的殿堂，
只應在天上，天上，天上的女郎。

1929,1,20燈下。

意外的收穫

會 虛 白

若說儒夫也會有勇氣，那末這晚上走在長街上的他可以算個勇士；他不理會刺面的北風和風裏帶來的雨箭，祇管裹緊了大氅，納着頭往前走。天氣雖冷得緊，他身上却覺熱刺刺地受不住；不，他是荒亂，是憤怒，神經在顫動，血液在沸騰，熱不在身上，在他心頭。

他知道這一下可十拿九穩！福給他們享盡了，臉給他們丟盡了；街坊上，茶館裏，在一天，那一個不是指點點地談論着這件事；老成些的借端諷勸，刻薄些的當面譏諷，可是沒有一個臉上不露出輕蔑他無能的表示。他雖假裝癡呆，心裏實在比鏡子還要明亮。 外界的刺

激煽動着他內在的憤火，於是下了最後的決心，在周密布置之後，他鼓起畢生未有的勇氣，冒着風雨奔回去擒拿這一雙意料中的獲物。的確，他相信是十拿九穩！

十分鐘內就要掀起巨大的風波，這是他知道的，可是他理直氣壯，難道還要怕懼什麼？打不破的是情理，沒有理，看她還這什麼強！她狠，她潑，她會巧辯，她會狡賴，可是當面撞破，還有什麼能耐！這一次，他明瞭地看到各方面，相信自己這股勇氣不會再有頭無尾的了。一定要抓住了她最少給她兩下耳括子，出一出幾十年來屈服的怨氣。

本來他們也出奇的大胆！當着人眉來眼，有時縱嘻嘻哈哈地打成了一片，幾曾把他放在心上，這樣的肆無忌憚，無異在那裏說：“看你把我們怎樣？”你說，真就沒法擺佈嗎？瞧吧，這下子不把他們狠狠地治一下子，他也做不成一個人！

這位又很又潑的夫人纏在身上他早就認為是附骨之疽，沒法醫治的了，誰料竟有這種機會！她二十多年沒有生過一胎，照例他有討一房小老婆的權利，可是給

她三稜眼怎麼一瞪，他每次放在喉嚨口的提議總給她趕回到心窩的深處藏躲着。這一下，看她眼睛還瞪得大嗎？嘿！太太長，太太短，多大的架子，竟跟個車夫睡在一個被窩裏！她當他是手心裏欺着玩的小娃娃，今晚上要讓她知道這個娃娃的利害。妻子找車夫，難道丈夫不誰討個小，隨她嘴兒，這下子總說不響。

他想到這裏，憤怒的火漸漸地熄了，荒亂的緊張漸漸地變成了追求的迫切，祇想趕緊捉住了套在他羅網裏的獲物，完成他幾年來夢寐以求的綺夢。他感覺到身上長了一向沒有過的勇氣，暗自慶幸這一次的成功是十拿九穩。

瘋狂的風雨催送着他瘋狂的脚步，來到他自己的後門口；輕輕地他把手指在門上彈了一下，裏面一個乾澀的聲音輕輕地問了一聲‘誰。’他說“我，”門就輕輕地開了一條縫。在黑暗裏，他知道這是他預約老門公，就輕輕地問：

——在裏邊嗎？

——在。

他掉轉身，摸索着熟識的路徑，穿過廳堂，轉過屏門；踏過水淖泥濘的大院子，竟站在自己臥室的玻璃窗外了。窗帘垂垂地掛着，厚呢的縫裏祇露出一綫微弱的火光，他知道這是他床面前那隻台鏡。的光亮。梧桐樹頂上風雨的呼號蓋過了一切，不覺得臥室裏有什麼動靜。他側着耳朵聽，好像有一些繼續的鼾聲。呀，完了，她平靜地高臥哩！擁抱着情人，那會這樣早？可是，不，這鼾聲在門角邊；噢，明白了，這是打地鋪的丫頭。他再聽，死勁把隻耳朵貼在窗縫上聽，他又張，像個蒼蠅在玻璃上荒張地找尋洞眼般的張；他心焦急了，懷疑自己的觀察，懷疑一切人的譏諷；難道妻子倒底是正經的，她平素的行徑是故意作弄，他這番的布置是活見鬼，老門公也是妻子串出來的嗎？

然而，聽！那不是人聲，那不是兩個人嚶嚶的低語？他頓時沸起了週身的熱血，想繞到房門口，一脚踢進去，把這一雙姦夫淫婦赤裸地從牀上拉起來，結結實實的抽打。可是，定着神再聽，什麼多沒有了，除掉樹頭上的風雨難道是耳朵裏幻出來的嗎？許是的，光

罷還是丫頭的鼾聲。這可怎麼辦？還是回到客棧裏去吧，站在這雨淋風打的窗前搗什麼鬼？可是就這樣走，怎樣死得了這條心？設使是真的，他們熱鴛鴦地擁抱着，他却在紗窗外邊受這種煎熬，那不要氣死了人！不，他決計不肯走的，已經來了，怎得不進求個水落石出，況且還要借這個機會來圓成討小老婆的綺夢。

聰明的他這下子真徬徨了，進不得退不得，祇管癡癡地瞪着黑沉沉的簾幕，想不出一個主意。突然，他揪着自己的頭髮，埋怨自己怎這樣的傻。他的牀背不是臨近着後窗，繞到那邊一聽，不什麼都解決了嗎？

頹喪的神經重復緊張起來，他冒着風雨，掖緊了大氅，一脚深一脚淺的踏着院子裏的泥淖，抄向屋後去。走到後窗口，他四處摸索，找着了一只空籃，就把牠墊在腳底下，攀住了窗沿，側着耳朵聽。

這就不用懷疑了，那不是很清晰地兩個人在密切地談話嗎？一個女，一個男，女的是妻子，男的是車夫，怎樣也錯不了。好，不要臉的東西，到底沒有寬了她。

他感覺到一股熱血湧上了臉，羞漸，憤怒的毒焰燒

均週身。他的眼睛在眩，耳朵在叫，手脚在顫抖，牙齒咬得磳磳地響；嫉妬佔領了全身，他祇想報復。妻子雖不是戀，可是總是他的，這忽兒眼看她睡在別人的懷裏，施與跟接受一般的可恨，恨車夫可惡妻子更可殺。他顧不得什麼了，決計要跳進去，打破他們的熱戀，發洩這一腔子的火。

當他顫抖地攀住窗口挪動一隻腳踏到平地上的時候，突然地怔住了！在他們含糊的膩語中，他清晰地聽見妻子的聲音在那裏說：

——你別不管事，……當真……有了喜……

嘎，他幾十年有希望的收穫，他們真會這樣快的見効！他不信，興奮地又攀上窗檻伏着聽；在妻子喃喃的訴述中，他又提住了幾個字：

——真的……三個月沒有來……祇覺嘔酸……
……作惡……

沒有錯，真，千真，萬真，他妻子果真的懷孕了！慚愧，憤怒，荒亂，怨毒，一切火焰跟那討小老婆溫柔的椅念，霎時間熄了，散了，蕩漾在他幻覺的眼前，祇

有一個白白胖胖的嬰孩。這是妻子肚子裏懷着的胎。那一個敢說不是他的兒子！十多年的懸盼，誰知道圓滿在今天！他像在荒山裏掘到了寶，又像在大海裏撈到了寶，捉賊的警吏這一次何妨佔有了賊贓。大哥儘強梁，大嫂儘尖刻，今天起，看她們使什麼狹獠來奪取他的產業。興奮中，他陡然想起了大哥前天的惡罵：

——你真好心計，可是千算萬算算不過頭上的天，摸摸自己的屁股吧，看你整千整萬的帶到棺材裏去！

這種話多很毒！可是，瞧，這兒是他的兒子，大哥再敢說這種話！還有大嫂哩，冷言冷語地搨他的心，那一次她竟公然地說：

——孩子要謝謝叔叔呢，積這些錢真不容易喲！

瞧，他們早把他的產業過在自己賬上的了！本來沒有兒子什麼都空虛，忙忙碌碌了一生，結果做個墳山堆裏的野鬼。誰說這一筆財產終究不落在他們手裏呢？最可恨的，他們知道他養兒子沒有希望，擺出這種等待着接收的態度，這是多麼 心的現象！

可是，現在竟得了這意外的收穫；祇要他承認，本

兒當然的雙手貢獻。還要暗地裏感激他的成全，就是他哥哥，雖明知家裏帶進了野種，可沒法子證明主呀。

他像個翁仲般攀着窗檻出神，滿不一覺件大氅已經淋得濕漉漉地淌水。突然地醒覺，抬頭四下裏望，暗笑自己還癡站在這兒幹什麼；舉步剛想跨了空甕往外走，突然屋子裏一陣格吱吱的笑聲像利鑽狠挑動了他週身的神經。

這，這是他的妻子，這是天天躺在他懷裏他一個人所佔有的妻子；她的口親，她的擁抱，她的媚，她的笑，一切一切都是他一個人的享受，怎說就乖乖地讓給了別人，讓給了卑賤的車夫，這是決不能甘心的！他想不到妻子的狠，他淡忘了妻子的潑，不計她的淡漠，不計她的不貞，祇感覺到自己受了劫奪，自己獨享的東西如今落在他人的手裏。熱騰騰的火焰又往上冒了，他興奮地一脚高一脚低的踏着泥淖往房門口奔。

奔到門口，他忍不住又徘徊起來，覺得衝進去究竟是冒失。他意識到這一齣武劇的激烈；妻子不是好性

子，車夫又有一身蠻勁，他不信任自己能抵抗這兩個人。遲疑中，他又想起了那意外的收穫，白淨的小娃娃又在他幻想的眼前浮現出來。現在，衝進門就得喧嚷，鬧得闔家人趕攏來看熱鬧，揭破了他們通姦的黑幕；純粹地講，這當然是痛快的報復，可是到手的收穫就一下子犧牲掉了。他人的兒子承不了他的產，他還是空虛，還是絕後，還得受哥嫂的氣。

到底還是讓他們去吧！他垂着頭，躡着腳又走到廊下。

可是他妻子通奸差不多是公開的秘密，誰不知道這個孩子是外來的種子，能說沒有人出來說話嗎？不，本夫承認了，法律上是不生問題的。然而，冷嘲熱罵法律可禁止不了，他這下半世又怎樣過！

他捨不得財產，他要兒子，現在有了這歡迎他承認的兒子，他又不肯施捨妻子，畏懼着人們的譏諷，當然的他要焦灼，徬徨，手足無措了。眼睛白瞪着，雙手在頭髮裏亂撓，紊亂的思緒纏繞得他模糊了一切。

風雨漸漸地息了，屋子裏也聽不到一些兒聲響，窸

帘縫裏的火光也不曉得那時滅了，他們是睡熟了，沉寂佔領了一切。突然，院子裏起了一陣輕微的腳聲，老門公低壓的聲音驚詫地問道：

——您怎還站在這裏？

——哦！他醒覺地輕呼了一聲，好像亂林中找着了個引導，老門公把他從黑暗中救了出來。可是老門公不明白，還問：

——怎麼不……

他搖手止住他，拉着他就向外邊走，走到大門口，站住了鄭重地說：

——今天的事不許告訴任何人，我明天重重的謝你。

他如釋重負地走回他預定的小客棧中，當他疲倦地躺到那隻木板支的小床上時，正幻想着明天向哥嫂報告喜信的得意。

下等船客

穆 羅 茶

他，到底也下了船了——一只從舊金山開到上海去的船。

這是一只很大的船，船的名字好像是一只美國總統的名字吧。他雖然不是一個不去注意美國歷史的人，可是這一個總統的名字在他的確也是甚為生疏的一個呢。好吧，阿貓阿狗的名字，在這個世界上真正是多着呢。就算他是一個狗眼不識泰山的人，沒有曉得這個美國總統的名字，可是你也應該去曉得，狗眼之所以偉大，就在它不識泰山這一個點啊！

除了他一個人，兩個日本人，兩個喬其亞人，三個印度人之外，所有的下等船客都是些唐人了。

他在亞美利加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前途不可限量的留學生，不過也曾經糊裏糊塗的住下了兩年，前前後後在嘉里福尼亞一帶幾個城市之內過着漂浪的生活。這一個以勢利爲中心思想的亞美利加地方，對於這一位費盡氣力，坐着頭等客艙，從中國來的他，看見他現在這付無聲無臭的樣子，當然不會表示着歡迎的態度。但是，他並不是沒有一個朋友，他的確有的，是一個會說唐話的甯波人，以燒火爲職業的一個水手，可是現在也漂浪着，還沒有找到一個相當的職業呢。

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同他真正是一見如故，可是一到了在談天說地的時候，他們兩個人之間所想去找着的對象，未免是隔絕得太遠了。自然，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到底不過是船上的一個水手，對於他真正是處處都顯示着討教一切的虛心，但是他有什麼東西可以來說說呢？

一堆堆最新的文學雜誌從中國寄來了，他只買了一兩本在上海出版着的，內中執筆者有好一半一向是他所認識着而有來往的朋友。這上面所寫的一切，在他當然是可以看得懂，可是在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方面，那的確就是一種聽不懂的白話了。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說：

——爲什麼在這上面所寫下來的說話，我連一句也聽不懂呢？

——本來，你爲什麼不把你所說着的話，一句句的都把它寫了下來呢？

他說了這一句話之後，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就去想着：怎樣才可以在那個有無上威權的文字帝國裏面去造反了。

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一點沒有粗氣，而且也是一個甚爲虛心的男子，曾經陪過他在舊金山的市立圖書館裏面去看過書（當然，書上所寫着的字母在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還沒有認識呢）。

總之，他在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之前，是一個了不得，高一級的人，因爲他會識字。

——將來你回到了中國之後，你決不會到我們的圈子裏面來談談的！

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對他說了這一層感想之後，不久，他就做了一個下等船客，回到中國去了。

時間經過了六年。

他同這一個燒火的甯波人完全是不相問詢，——他的確是一個高一個階級的人。

馬 車 馬

章 克 標

四個人擠在一輛馬車裏，是擠得很緊的。明波坐在中間，他的夫人坐在他右邊，愷之坐在他左邊，新宇坐在他前方，是斜着身子的。四個人當中，除了明波，都是初次到南京來，就是明波也只是在七八年前來過一次，情形和現在很是不同的。現在是成了中國首都所在之地，萬象更新，已是要擺脫古舊頹傷的陳跡了。在火車站下車時，真是混亂得不可交開，比之東方大都市的上海的火車站更加要雜亂無章，馬車夫包圍了手提小物件的他們四個人，有的就來奪他們的手提箱，有的來牽他們的衣角，喧喧嚷嚷的鬧個不休。幸虧他們是

在上海受過相當訓練的，先便同車夫講價錢，等到講定了，幾個車夫却又爭鬧起來，一個是他先說妥價錢，一個是他頂先來招呼的，一個又是他們先叫他的，其中有一個簡直要動武的樣子，別的車夫見他的蠻橫，竟有點害怕，都不敢和他倔強，他們終於被他俘獲了一般，領到了在距離比較遠的地點，一輛比較是上了年紀的破舊馬車中了。這一點好像是第一使明波夫人不舒服的，因為在先已經有一輛比較年輕清潔好看的馬車，掛着紅綠紬的花結窗簾，而且她已先坐進了那輛車中，只要他們三個人進去就可行動了；却因為那兇狠強橫的車夫鬧得利害，她終於被明波引出來又走了幾十步泥濘的路，而踏上那輛很不漂亮的舊老車子。

聽着‘答答’的地自車的馬蹄，却只見別的車趕上前去，從車窗裏雖也可以見路旁樹電柱的向後退去，但他們的車子却分明落伍了。而且那馬又像不很願意跑路的樣子，累得那個強蠻的車夫時時從御者台上下來，到前面用手去牽那韁繩，去拍馬的項頸，撫摩牠的鬃毛，但是也沒有什麼效果，每走了十幾步路，那馬就要緩下

來停下來了。這是車夫就用一點威勢出來，開始舞動他手中的鞭子了。果然受了打的馬，脚底就加緊了些，居然有一二分鐘可以和從後面趕上來的車子並駕齊驅了。

但是一回兒馬背上鞭的痛覺消失了時，馬就又要緩下來停下來了。車夫照老例又是一鞭，却如重病人打了一針強心劑似的又鼓舞了幾步。到了不知是車夫的第幾鞭上，那馬却走上三步，跳了起來，脚腿望後面踢了一下，‘答宕’一響，車子便起了大震動，橫在道中了。車中的人吃了一嚇，又感得了一點恐怖，却奇怪爲什麼那馴良的馬發了戇和他們爲難，他們是很有禮貌而柔和地坐在這車中的。再望出去見車夫已從台上再下來，用手去牽馬，又在馬耳邊做了一種嘯聲，像是鼓勵和獎掖牠，但是馬不動，車夫只得又牽了馬走。車裏的人自然要發話了。

‘喂！甚麼了！’

‘這樣子，走到什麼時候！’

車夫拉了馬幾步，再走上御者台，用鞭打了。馬走上前去，又跳又踢起來，車子又顛動了。明波夫人

被馬的幾聲長嘯嚇得面孔變了色，驚喊起來，在這樣顛搖的車中，他們都坐不安穩了，齊聲喊車夫停車，車夫却還努力於鞭策馬的進行。

‘開門！’

這是驕式的馬車，閉上的門那機括已生了銹鏽吧，他們在車裏用盡力氣方法，還推不開來。因為他們在車裏一叫鬧，車夫更加努力於策馬前進，車夫的鞭用得更多了。但是到後來馬反而不走，停在路上亂跳亂踢了。他們的嚷着開門，和明波夫人的驚呼，却驚動了路上的一個警察，車夫也因為見警察的走近來，無奈走下來把門開了，放出他由努力所爭來的俘虜。明波夫人第一個跳下車來，手還接着心口，凝視那匹作怪的畜生。

馬已經從車子上解下來了，三條腳支持了牠的身子，一個後右腿却縮着，被車夫牽了在一蹩一蹩地走。那縮着的腿上染着鮮紅的血，在腿上是受了創傷了。馬口裏也吐着白沫，鼻口邊的氣息結成一團白霧，馬不住地在喘息着。明波夫人遠遠地避在路旁邊，哀憐似地看

着那畜生，說道‘那馬真可憐啊。’

‘那車夫也忒忍心，看牠已是這樣受了傷，却還想逼他再走。’新宇這樣說，却不曾想到停了車子就會損失他們一家幾天的口糧。

‘這是那馬先已有一點擦傷，這次擦得更利害起來，所以發了性子的。’愷之已經見了馬項邊的擦傷，這樣說。

‘他也不想想，這樣地受了傷，真不知道要養息幾天才再能拖車子哩。’明波說，哀矜似地看着低了頭牽馬一步步走去的車夫。

‘就因為是你要坐這個車子。現在好！怎麼辦？’明波夫人還記着她已進的漂亮車子，幽怨地看了明波一眼，責問他的樣子。

‘真沒有辦法，但是姑且向前走吧。’不喜歡問罪的愷之，見路上又沒有別的空車可坐，說了這句話，不管別人走不走，先往前去了。

後來終於在路上大家雇到了人力車，才達到目的地的旅館。

他們是趁這春假的休日，來南京遊玩帶看望朋友的，並還要瞻仰這個所謂新都的氣象，看看這革命成功的中國的首都。但這第一印象已經很不好，在旅館中他們還談到這一匹馬車馬。

‘袁太太今天受了驚嚇吧。’

‘就是你們也嚇的吧，我真怕車子要顛翻了。看了那馬的傷，却又很難過，真是可憐相，那車夫太無慈悲了。’她說。

‘但受了這樣重的創傷，反而是車夫的損失，總有好幾天不能做生意，這車夫真也太笨了。’

‘什麼都是一樣的。酷使了工人，工人罷工，便成了資本家的損失，就是頂無知識的牲口，也不可過分虐待的。’

‘那車夫真是一個可怕的人。’

‘爲什麼要坐他的車！’她又感嘆起來，‘我起頭就不喜歡那一輛車子。’

‘給你增加一種經驗，也是好的’明波抬頭對他妻說。

‘不，我不要這種經驗。嚇人的，

‘不過，在馬這到是一種可以稱讚的精神，那是一種革命，是反抗精神的發揚。在革命精神高揚的當兒，那一股氣勢原是有一點可怕的。’ 愷之微笑地說。

‘不錯的。牠是可以佩服的，牠是值得崇拜的，牠奮鬥到流血，還是再接再厲的，而且終於達到了解放的目的。我想現在的革命志士們如果有同這一匹馬車馬一樣的精神，革命的中國前途，便有很大的希望了。’ 新宇這樣說。

‘你們的話原說得很有趣，我的見解却又是不同的，實在那馬並不是有什麼反抗精神，不過因為受了創傷，忍不住這個苦痛，所以亂跳起來了。牠做了馬車馬之後，就加上了這一個重重的負荷，牠是也曾盡力負荷過來的，却因為一個地方的創傷，使他再也不能忍耐了，於是就跳了起來，那是必然的結果，和反抗精神什麼也無關的，第一說馬有什麼精神就可笑。’ 袁明波說出他的見解。

‘這也就是革命，革命也有牠的歷史的必然性，也是忍無可忍而起來的。’ 新宇說。

‘但我以為要說是革命，甯可說是掙扎，我們人類是在許多時候是同樣要掙扎的。實際上也許跳得比馬還利害，但往往有人見了馬的這亂跳因為看得見而十分害怕，而人的跳却因為看不見而毫不關心了。’明波說到後來轉眼看着他妻。

‘嘻，有什麼人的跳不跳哩？’明波夫人遮住了他的話，‘我本來是不要來的，你們要叫我來，誰又會要你同到什麼南京來哩！說什麼……’

‘不是說你，不是說你，休多心。我只就一般的情形說。’明波連忙辯白。

‘閑說少說吧，我們怎樣玩？定起一個日程來才好。’新宇轉了話題。

‘是呀，明天第一天上那兒去？’

‘走東面吧。看了明故宮，出朝陽門，到明孝陵，再走紫金山去看中山墓的營造吧。’

‘好的。用什麼車去呢？馬車？’

‘不，我不要馬車，馬車我不去！’明波夫人喊出來。

‘那馬是這樣可怕的麼？等我來學一個馬跳你看。’明波說了，就學那馬跳的樣子，口中做出嘯聲，頭往前一顛，躬了背，兩腳一頓，就又提右腳往後一踢，鬧得地板上‘騰騰’地響。明波夫人却發出了表示嫌忌恐怖的銳聲的呼喊，他便翹起了頭，用神妙的眼光注視她，而一跳一跳地逼近她去。新宇和愷之靜靜地站在旁邊看着明波夫人的哀求她丈夫停止這種舉動。

從南京的旅行回來之後，明波發見了這一種新的消遣法，時常在他的室內做這種馬跳的樣子。他的長髮飄飄，高度近視眼鏡中透出的悲哀的眼光，頭往前一顛，身子的向下躬着，雙手的拓擴開來，兩腳在樓板上頓，又提起右腳往後踢的那一副神情，正是表出了馬車馬在做了人的時刻的掙扎。這樓板上的大響聲，常是使得住在樓下的愷之，跑上樓去看他們夫妻的舉動，那時明波夫人總在求她丈夫的停止這一種瘋狂的把戲，而明波却好像反因她的這種嫌忌不安而得意了，故意更加要繼續再演牠一二回，那是他的眼中却放射出異樣的光彩

來。

他們結婚來已經近兩年了，當初原是明波的願望，老是由於他片面的努力而成功的。他在當時，也自以爲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愛力，使得他如此傾倒，他真是出了死力而使得這件好事成功的。不過同一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戀愛一樣，隔了些時候，神聖的威光逐漸淡薄了，而況又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所以他結了婚之後，就有種種的不平牢騷起來了。他的頂致命的弱點是他獨自深信他仍愛女人，而女人却始終不曾愛他；但他因爲已結婚之故，不願使女人再離開他，因此時常把舊道德中的規律，加以新的解釋，而向他妻講述，想用來保障他已獲得的夫權。不過在他的心中，還充塞滿不平和不滿的。他時常覺得女人只是在物質的榨取他，好像專一只吸取他的精血以滋養她的生命。但在心底却又有一種怕他的雛兒當毛翮豐滿之後，有高飛遠舉的危險。所以他覺得這一種負荷的重，更加是一種苦勞，一種可以嫌惡的苦勞。這是不能明明白白說出口來的話，因此他裝着這馬跳以發洩他的不平。

愷之曾經聽他一般地泛論過人生的重荷。他說人生便是一匹馬車馬同然的，有不容你不拉了這些重東西而前進之勢，有種種東西來鞭策你的向前進，即使你疲倦了，你還是非努力前進不行的，真是在一種無可如何的狀態之中，直到你的最後的呼吸停止時。譬如家庭的負擔以及一切對人的關係，就是件很討厭麻煩的事了；而況還有別的種種在人生的旅路上的阻撓，因此這負荷更加難堪了。不過有許多人是一毫也不覺得，是像那些馴良的負重畜生一樣，誠誠懇懇地盡職於他們的責任，那實在也沒有什麼不好，頂可憐還是自覺到此種苦痛而無法擺脫的人們，他們是比之罰作苦工的囚人更加苦惱，因為他們的苦惱是無時無刻不纏繞在他們身邊，而且又深酷又慘烈的，在耐不住這種苦痛時，想叫號也發不出聲來，想哭也沒有眼淚的。那真是比畜生還不如哩。馬車馬有解去牠羈勒的時候，而人却終始沒有得解放的一刻的。并且人的苦鬥，還有人在傍邊以為好玩好看哩。呀！這該咀咒的人生！

這些話有許多分明是為他妻而發的，所以也可以說

對她有些厭倦了，但一到妻離開了他，却又孤寂淒涼起來，是覺得非有那女人便要活不下去的樣子。用這一點，他心證他還是愛着她的。但又由女人平日對他的冷淡，他決不能改變以爲女人始終並不會愛他的初一念。的確女人並不愛他，而自有她的愛人，這正如她的喜歡年輕又漂亮的馬車而嫌惡年老的古舊破馬車，是同樣極自然的事情；她的愛人是比袁明波年輕而漂亮些也是實在的。這事情袁明波是否知道却不明瞭。但即使他知道此事，他也會相信他的愛情是唯一的真實而可以勝過一切的，因此那時他仍還是一定要和她結婚的，像使她非得去坐在陳古的舊馬車中不可，即使她心目中戀戀於那漂亮馬車。由他的努力，他可以造成這樣一種局勢，而實際因爲他造成了這樣一種局勢，才能和她結婚的。

現在他們的小家庭是組織在江灣的，這因爲女人還在附近的一個學校裏讀書，而他也在附近的一個學校裏教書。他們租住的一所房子，樓下是愷之住着的，隔隣就是新宇的家庭，所以談天決不會缺少對手的。但

是人的生活，不是有了談天就算完備的，這便是明波時常懊悶了。他除了江灣的一個學校之外，又在上海的兩個學校教書，一星期中有四天要出去奔波，爲了要支持這小家庭的開支，以及他的煙酒費和津貼他的父親。一個月雖然也有近二百塊的收入，自己覺得生活也還算很節儉，却總是寅吃卯糧地要感得不足，拮据。仔細計算起來應當可以應付裕如的，却有時時感得窘迫的事實。這原不十分足以使他介意的，至多不過皺皺眉頭而已。不過當他從上海教了功課回來，他以爲是很出力得功了，實際上體力精神也是兩者都在疲倦的狀態中，看見了他女人那一種漠不關心的冷冷的神情，便是又要使他裝一回馬跳了。這樣他時時做這學馬跳的舉動。

這一天是禮拜日，明波在家裏等到了吃午飯的時刻，他夫人却不見回來，是朝上九點鐘說要學校裏去一徇就回來的，過了十二點還不曾轉來，叫用人到學校裏去一問，却回來說不在校裏，明波的臉上就幕上了一重愁雲。他的這一種似有重憂的神情，使得和他一起吃飯的愷之奇怪了。

‘你什麼事情這樣煩悶的樣子?’

‘沒有什麼。 也不煩悶。’

‘你夫人什麼地方去了? 不來吃飯。’

‘不知道。 大概什麼地方去了罷。’

明波的回答，聲音有點異樣了，流着一脈如秋蟬淒咽的情調，又像一拳正打中了他的要害，發出幽微的叫苦。 愷之看見他忽而愁苦着臉，鈍遲着眼光，恐怕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便也不深究了。

吃過午飯之後，明波躺在沙發上，口裏啣着雪茄，近視眼鏡向着他們的臥牀，悲傷的樣子吐着煙霧，一動也不動像一個木乃伊，燒完了手裏的雪茄。 起來在室內走了幾個圈子，像他做文章樣子的板着沈思的面孔。 推開窗向外一望，覺得滿郊的春色都在嘲笑他那樣，欣快的空氣佈滿了大地而不衝進他的窗子到他室內來。 再點燃了一枝雪茄回身去坐在沙發上，感到了無限的悲傷。 總覺得缺少了一件東西，室內都如喪失了生命，牆壁上更加慘淡，屋頂竟然是一片荒漠的大沙漠，地板上凌亂着的，像戰後的田野，那口並不是正長方體形的

箱子，也像起一具棺材來了。他悲哀之外，又覺得恐怖起來，他覺懊悶塞住了他心口，使他氣都透不過來，而一個描惡的運命之神，又仗着銳利的劍，在前面凝視着他而做出陰險的笑容，他頭腦子昏昏然了。

這正是宿命麼？這正是定命麼？我的一家正印要踏襲這一條舊道路去的麼？要跟大哥一樣走同一的路麼？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作祟呢？這樣想着，他眼前出現了種種奇形怪狀的神道，圍繞了他歡動欣躍。他振臂一揮，那些幻影消失，而他大哥的那可憐的樣子，却在他心裏出現了，是在他的嫂出走後那一種狂亂的神情，他用袖掩了眼。

‘爲什麼？你在哭呢！’

不知幾時進來的，愷之已站在他面前了。

‘偶然觸動了悲傷的往事。但是好了，我現在並不悲觀。’

愷之看了他這副神情，再也不能說什麼話，而且實際也找不到什麼可以安慰他的話。兩個人默然地對坐着到太陽落山。

用人來叫他們吃晚飯了。他們吃過了晚飯之後，明波夫人還是不會回來。愷之在他們室內閑坐到了八點鐘，便照他老例在這時刻回到他的室內開始工作。

到了九點過鐘，愷之聽得一陣打門的聲音，阻斷了他的思路，接着是用人去開門，就有高跟皮鞋的‘咕咯咕咯’進來，走上樓梯去了。後來隱隱地聽得了幾陣笑語的聲音，他知道是明波夫人回來了。

又隔了半點鐘之後，有人推開他的門來，却是袁明波，他臉上已經消失了憂傷而換上喜悅了，但還有沈思的眼光在他目中發射。

‘對不起，擾你。她是回來了。’

‘是的，我聽得。’

‘我先刻真是無聊得很，現在我知道了。我已是一個沒辦法的人了，是被她征服了的。以前說做馬車馬的苦，現在却又知道馬車馬而沒有馬車，却是更加不行，我是也要像別個人來馴良地服役了。生來是馬車馬原只適各於拉車子的。’

從此以後，不再見明波學馬跳了。但他的悲哀，

却在他眼中益加深去。

十七年十二月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 著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沉寂的詩壇，久不聞到花般的芬芳。邵先生誰也認為最努力於詩的一人。他的詩格，是輕靈的，嬌媚的，濃膩的，妖豔的，香噴的；而又狂縱的，大胆的一什麼都說得出來，人家所不能說不敢道的。簡直首首是香迷心竅的靈葩，充滿着春的氣息，肉的甜香；包含着誘惑一切的偉大魔力。真值得我們欣賞，讚歎，沉醉在他的詩境裏邊。

賭

浩 文

多好一個天牌！配上個丁子，好，天丁五，夠了。莊家準拿個四。吃了兩條。這次亦該賠了。上門又是個活門。來，看莊家的。劈面是個二五。不要緊了，三四早出來了，天地牌亦沒有了，五六梅花亦完了，還有一個四六；亦不會來了，是個三頭。和牌？二三？三五？呀，不與，完了，是個三六。偏會來三六！我們長上一點就夠了。野五吃天五。活捉。

以屏每條牌九總要喊幾遍，換些字，原調。早把口袋裏帶來的錢給輸光了。還站著不動，儘看人家打總不是事。莊家賠了，眼紅，手癢，肚子裏有股氣在

往下攻……去去再來。

連賭了三天，總沒有今晚上這樣手黑。準是在家裏多看了書，書就是輸。口彩不好。但是不看書，我家裏還是有書，怕要我把所有的書給燒了。燒了書當然會贏，可恨書亦是錢買來的，我想贏錢，一半亦是會了要買書。在中國買外國書，不得不向賭場裏去。薄薄的一本就要三塊錢，普通的小說要五塊。精裝本動不動就是二三十。到會文堂把經史百家買全了也不過這些多。可恨四馬路沒有 Foyle's 南京路也不開個 Schulte's。在外國買舊書買慣了的更倒霉，簡直是把肉去換書，看了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我怨了。多唸了書究竟有什麼用！自己做的書，也不過給自己的朋友看看。朋友總是恭維的機器，你不做書，他們還是會恭維。有些漏洞，反而被冤家捉住了痛罵，臭罵，毒罵。罵得你痛，罵得你臭，罵得你中毒，中梅毒，初期，二期，第三期的梅毒。這多傻！

還是賭，賭。爽性把留着買書的錢都來賭了。
輸光了不過是舊書架上少幾個窟窿。

以屏膽子放大了，回家去把留著買書的錢全拿了來。這次進賭場的光景也兩樣了，準是贏錢的氣色。迎著他的是笑咪咪的熱氣，這是贏錢的徵兆。我不贏還有誰贏！

定一定心。來，Boy，拿塊熱手巾。天門有個空位置，朋友，讓我坐下來。你贏了吧？不贏就要贏了，贏了更贏。

賭，就靠一個膽子，打仗亦就靠一個膽子。一樣是賭，一個拿錢賭，一個拿命賭；拿錢賭亦就是爲了命，拿命賭亦就是爲了錢。你要賭錢，就得放大膽子，像打仗一樣殺人不閉眼。要提起精神，精神像火油，不點不燄，點上，哄的一聲就興了。你得把眼珠子嵌在牌背上，你得把心箭子射進牌底裏。看到了個一點亦別著慌。地一還有人一，人一還有和一，和一還有長一，長一還有短一，短一還有野一，野一還有別十。拿到了個別十，更不用怕，下一副點子保你大，九不來八定來。那才有眼子。眼子上輸錢亦情愿。就好比在美人兒肚上死了亦甘心，任是死了進地獄，任是進了

地獄受罪。天知道我靈魂早就超升了。肉體本來得下地。

賭錢的人誰沒有輸過錢。儘贏有什麼意思。贏了不想再贏更沒有意思。誰愿意在動得厲害的肉裏邊跳出來！人總是個人。活在世上就爲了 creat sensation。過著穩健的生活的，是在等死。多慘！

把口袋裏的錢拿了出來，再數上一數，五十。五十。分兩下打，一下打更好，膽子要大。五十變一百，一百變二百，二百變四百，拿掉五十本錢，再打一下三百五，變了七百拿掉五百，再打二百，贏了再打一百，湊成一千回家去，那才有味。

輸了可糟了，不是我膽子小，不是怕輸，我說，要是一下輸掉了怕不能接氣，家裏就剩這五十。輸掉了，一時那裏再來本錢，沒本錢可就輸定了。爲了這個，我得格外仔細些。不對，我好像在膽寒。幸虧我自己知道膽寒。自己知道了就有救。來，先咳一個嗽。待忽提高嗓子叫一聲，膽就大了。

賭，真是藝術。朋友，你是不是研究藝術的？

你愛藝術不愛？賭是最偉大的藝術，尤其是牌九。可怪發明牌九的人的姓名不傳。他才是最偉大的藝術家。Michealangelo 得次他一肩。你問是什麼道理？Michealangelo 有什麼了不得！他歸根脫不了用線來表現。Picasso 等在吹著的，又有什麼希奇他們還是離不了線。且看我們的藝術家，他就用點。用點來點成各式的圖案。這圖案猶不是死的圖案。他有他所要表現的東西。單看一對天牌。富麗堂皇。不是天牌是什麼！就這一隻天牌已夠他永世不朽。二十一個不同的圖案都是一粒骰子裏化出來的。一粒骰子亦就祇能化出這二十一個不同的圖案。誰的身分都稱。我最佩服那對至尊。明明是有輕重，明明是有矛盾。但我們祇覺得他的均勻，他的等稱。這不是至尊是什麼全副牌祇有一點勉強。二五，三四，應當變成兩對家牌。么六就是個例。但他亦有他的苦衷。我們得原諒。二五，三四，變了兩對家牌；可就沒有合七了。合六沒有與二四相對的圖案，同時因為多個么二，便想出了個至尊，但是合七沒有可不興。結果我還得承認他是對的。

偉大終究是偉大！我們不得不佩服，我們不得不致敬禮。

賭真是藝術，是藝術的條件沒個合不上。他還是民衆的藝術，他才是民衆的藝術。一場賭是一部天方夜譚，三十二張牌那一張不是圖畫！講到拾骰子洗牌的聲音，那麼音樂來了。惟有賭才完備著藝術上一切的條件。賭！賭！

以屏這樣想著，檯上來了一個火龍，上下門都是天槓。五十攏上天門。拿了個地子九。穩了。不，不興，莊家亦有個地牌，……他也是個地子九！搵吧，手黑沒法想，對不起，朋友，害你們跟了我輸錢，停停手吧，明天來翻本。

輸了，臉不改色，跨上車，當然得回家去，睡不著，坐著等天亮，口袋裏五十又走了。買書錢給輸了，反正今晚上不買書，明天又得把皮袍子換棉的，上回也是這樣翻身的。我輸了總會翻本，沒有餓死的賭鬼，這真是藝術。

櫻 花

倪 貽 德

有人說，櫻花比桃花更美，因為桃花太豔麗了，而櫻花却是雅素輕盈，像一個淡粧薄施的美人，這個批評是很對的。但是我想，若是說桃花自有她豔麗的美，而櫻花也自有她雅素的美，各有她們自己的特點。那是更比較的妥當些吧。

在中國是以產桃花著名，櫻花是不可多見，所以在歷來的詩詞歌曲，關於櫻花的詠嘆也是很少的。在上海，因為有世界各色人種的雜處，所以東西的奇葩異卉，都時常可以看到，那蓬萊仙島的木屐兒，也把他們最珍貴的櫻花移植過來，當春光明媚，春氣盪漾的時節，那

嬌媚的櫻花，自常從人家花園的圍牆裏，探出她粉白的臉來向路人微笑。

櫻花是代表日本的國花，和富士山一樣的著名於全世界。真的，這真是他們東瀛三島惟一的象徵呢，這在他們的婦女裝飾上，在文學藝術上，在一切工藝品的圖案上，都在顯著地表現着。花開的時節，彼都男女，如醉如狂，歌舞歡笑於其下，盡情遊樂，入夜忘返。我每聽到從日本回國的朋友這樣說，心裏總是說不出的羨慕，時常起浮海濟瀛的遐想。

這次我去國東遊，當未動身之前，第一個使我鼓舞歡欣的，就是今後得能享受櫻花時節陶醉的情調了。可惜我來的時候，正在涼秋九月，芳草木葉，正在一天一天的凋零下去，秋雨秋風，儘在無情地吹打着，只使人引起深切的鄉愁。接着便是嚴冷的寒冬，天宇沈沈，天空暗淡，雨雪載道，溜泥難行，狂暴的寒風，不時的從太平洋的北岸吹來，尤其是使人畏懼失色。而我所住的又在東京的市內，每天所看見的，只是具有立體美的都市建築，有利那美的電車汽車的飛跑，所謂山林田野

的風味，所謂幽雅靜穆的東方古代的風味，我還沒有領略過。

島國的初春，依舊吹着嚴厲的北風，天氣依舊是刺骨的寒冷，直到三月過後，和暖的日光照來，自然萬物，才漸漸像由冬眠中甦醒了過來，不知不覺中，枯枝長出嫩綠的幼芽了，泥土中生出青青的碧草，從人們的言語中，時常可以聽到：“櫻花就要開了！櫻花就要開了！”我也抱着十二分的熱望，期待着動人的 Sakura 的開放。

櫻花開了，萬人歡待的櫻花次第地開了。日本的櫻花，不像中國桃花梅花等只種植風景名勝和達官富人的庭園中的，她是隨處都繁生着的，在神社的門前，在冷僻的街道旁，都有她的芳踪麗影，淡紅而帶有微綠的花朶，迎着春風，在向着路人輕顰淺笑。

東京一隅，櫻花產生最多的，以上野和飛鳥山最爲著名，那兒植着萬千的櫻木，花開的時候，遠望過去，就像一片淡紅色的花之海，所謂男女混雜醉歌的地方，大抵是在這兩處，而在我們異邦的遠客要一賞櫻花的趣味的，也要到那地方才可以滿足你的慾望。

真的，當花開的時候，在彼邦的社會中，的確呈現出一種異樣的空氣來，這不僅在擁擠的電車上，在男子醉紅的臉上，在女子輕挑的動作上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在每日的新聞紙上，到這時候，也把國家大事暫時棄置一旁，連篇累牘，都是記載着花事芳訊，使用着誇大的字句，在不遺餘力地讚美着，轟傳着。使我一個作客他鄉的遊子，也不禁鼓舞雀躍起來了。

一天的午後，氣候是不冷不熱，天空是乳濁色的一片微風吹來，帶着一點南方的暖味，這正是春光爛漫的好天氣。我到了友人W君的家裏和他說：

“現在正是櫻花盛開的時候了，我們不可失了這機會”

W君是一個老東京，很熟於日本的風俗人情，而對於供人遊覽的名勝古跡尤能通曉，所以他聽了我的話就不加思索地說：

“要看櫻花，那麼最好到飛鳥山去。”

於是我們便趁了市內電車，直向飛鳥山進發，沿途看見老幼男女，連袂往遊，那一種狂熱的盛況，超出於

我的想像之外。

日本人的賞玩櫻花，和中國的看桃花不同，中國人的看桃花是屬於少數幾個有閑階級的，他們或驅着汽車到桃林附近作一回走馬看花，或是約着情侶，到花塢深處作密約幽談，所謂農工大衆，却很少有鼓興往遊，所以那桃林的周圍始終是寂寞的。但在日本却不然了，這兒的遊人，大抵是粗野素樸，平時在勞苦操作中的農工，和一般平凡而庸俗的小市民，這兒尋不出一個風雅優秀的富人紳士，這兒尋不出一個溫文細膩的淑女閨秀，他們大概在自己的精巧的庭院中賞玩夠了吧。

那裏找不到幽趣的詩情，而却看出了他們民族藝術的表現。

飛鳥山並不是一座奇勝的高山，不過是比較高大的土邱而已，走上十數級的斜坡，便已登臨其上，上面便是滿植着繁密的櫻林，那時櫻花還沒有盛開，但是賞花的遊人却已滿集在山上了，他們大抵在花下席地而坐，三五個人一個團體，男女互相依傍着，調笑着，有的在舉着巨杯痛飲，有的在高唱着不知名的和歌，他們好像

完全忘去了頭上的櫻花，不過是借此佳節謀一次痛快的歡醉，以安慰來一年勞苦的工作的樣子。

在這裏是看出了人類的互相友善了，不論是相識或不相識者，只要對談着幾句，便可以拉着同痛飲狂歌，還有許多行腳的歌人，帶着尺八(即洞簫)，隨處吹弄着傷感的古歌，隨處便可以分着清酒一杯，麥餅數斤。

在這裏消除了一切階級的界限了，他們大抵是第四階級的工農，在平時正是處在重重的壓迫之下，不能抬起頭來，然而當他們在櫻花樹下醉態矇矓的時候，可以任意的狂嘯高呼，任意的痛罵一切，以發洩他們胸中所有的不平，我更看見有幾個機械工人，半醉中握着酒瓶，在作打倒甚麼的表情。

在這裏我看到日本的舞踊了。本來藝術的起源便是舞踊，大概在感情喜悅的時候，就有手舞足蹈的表現，所以不論甚麼野蠻的民族，都有他們特別的舞踊。日本的舞踊，也沒有脫了原始藝術的痕跡，他們是穿着五色斑斕的衣服，頭上紮一塊花布，隨着擊拍的聲音，在做着簡單的動作。趣味雖然幼稚而低級的，但很可以看

出他們民族性的表現。

在這裏我更聽到日本的民謠俗曲了。這種民謠的詞句，我雖不能明瞭，但聲調中却可以聽出一種感傷的情緒，有一種懷古的幽怨含蓄着，最近日本的聲樂家藤原義江作就了許多日本風的民謠曲，在歐洲各國歌唱，博得西方人狂熱的歡迎。而在櫻花樹下聽到這種聲音，却更有一種陽春哀怨的情調。

此外更有許多江湖的賣藝者，雜食的販賣者，張着紅白的帳篷，敲着擊響的鑼鼓，點綴在花叢人羣裏，更顯佳景美節的狂熱的氣分來。

我在這周圍徘徊着，觀看着，一時被那種盛況所鼓舞，也想參加進去和他們醉歌狂舞，但我始終是一個異國的流浪人，畢竟祇好做一個局外的旁觀者。

我於是想起了故國的桃花時節，那最有名的上海附近龍華的桃林，當花開的時候，我是每次都乘輿往遊的，那兒會有我少年時代浪漫的踪跡，那兒曾灑過我少年時代感傷的眼淚，如今回想起來，只覺得癡愚的可笑，從今以後我怕再不會如當年的沈醉在幽怨的詩情中了。

我又想起了故國也有可以讚頌的民族藝術，就像鄉間的迎神賽會，五月間的端陽競渡，在那種時候，也有所謂我們的民族藝術在充分地表現着。這種藉着佳節而謀大眾共同的歡娛，在民族中是不可以少的，是應當充大而發揚之的。可惜我們的民衆，近年以來，因為外受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武人的蹂躪，以致民不聊生，民生飢渴，更那裏顧得到生活餘暇後的藝術的享樂呢？

櫻花的期間，前後約有兩星期的長久，這其中分着初放，滿開，花落的三個時代，更有所謂夜櫻，是在月明之下觀賞的。總之，在這十多天之內，他們是夜以繼日，歌舞不倦地遊樂着的，他們的狂態，他們的豪興，更非我的紙筆所能形容。

春光老了，春色殘了，遊人也興盡而返，只剩紙屑殘皮，和片片的落花散滿了一地。

蝸牛與地丁

滕 剛

—— 幾頁 Mummy 式的日記 ——

這裏是幾頁過去的平庸的日記，還是前年竊留在滬甯道中一個小縣寄寓在一座沒有烟火的破廟的戲台上隨便寫下的。——這種無可奈何的往事，比喝白酒還乏味的生活的記錄，在現在我終日爲了一張嘴，苦了兩條腿的奔波栗碌中，早已成爲腦精中的遺忘的灰燼了。

近幾日的天氣刻骨的奇寒，每天裹着一件可以被北風吹去的外套，失魂落魄的來往於首都的車塵馬跡之間，冷眼望着那班狐裘皇皇的男女，與赤腿龜裂的車夫，……心裏有一種說不出口的酸楚——我想到此刻

自己的身世，正是那比驢馬邁不如的車夫之流的寫照。走進部內，一眼被若渠看見，拉着我就向我索稿，他說：“金屋月刊第一期已付印了爲什麼還不寄稿去？”我當時只好唯唯地答應下來。——瞬眼不覺就一個星期了，稿子依然是沒有寫出，稿紙却堆滿了案頭。心裏死版版地更像一架空無所有的壓榨機一般。算算月刊第二期付印的日期又要快到了，再不寄一點東西去，未免有點難乎爲情，因此這幾頁被我早已遺忘了的日記，讓我翻尋舊稿的時候，發現出來。

一九二九，一，二十日於南京大倉園

二 車 中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倉城紅土街)

今天同瓦老擬搭九點零十分鐘特別快車去倉城，

昨夜因爲黑姑娘與小細女士在這裏賭了好久的牌。

一直攪擾到一點鐘以後才睡。瓦老進來推醒我的時候，桌上的鬧鐘已經快到七點了。——我很奇怪鬧鐘的聲浪竟嚇不退我眼皮上的睡魔。

八點鐘從家裏動身，我帶了一個白線毯做的包袱，

裏面放着幾件換洗的衣服和幾本愛看的小說之類。

人力車一直拉到鼓樓。瓦老嫌車子拉得太慢了，就換了一部馬車乘坐。在馬車裏面同瓦老拉雜地閒談，漸漸地由旁的問題上引到戀愛方面來了。他把他從前在日本的時候的浪漫史稍爲告訴了我一點。他說日本的女子多半喜歡鍾情於中國的留學生，但是結果中國的留學生中十個就有九個是薄倖的，根本拿她們當客中的消遣罷了。他又說日本的女子愛搽粉，沐浴過以後，不單是面孔上要搽粉，連頸頸同全身都搽粉的。身上搽粉的時候，是用一種特製的毛刷把粉刷在渾身，然後再用一種手法搓揉，使浮着的粉不致於很快的落去……以後他還說了好多關於日本的女子的故事，我已記不清了。我當時如掘壙者獲得奇蹟一般的靜聽着，竟引動了我欲去扶桑三島的夢想。

馬車經過儀鳳門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我有一封信還沒有投進郵筒，而受信者的住址就在眼前不覺地發起笑來。瓦老問我爲何一人獨自好笑？我隨即把這情形告訴了他，並且還告訴了他這封信的接受者是我一個

新認識而未會過面的女朋友。瓦老要我下馬車到她的家裏去會她，我沒有答應。我說我要珍惜着這個會面的價值起見，我不能夠在這樣匆促的時間去會她。瓦老以爲我故意推托，他毫不客氣的作再進一步的要求說：“倘使你怕難爲情的候，我可以陪你一同下車去找她……”

我始終沒有照他所說的做去。馬車經過了她家的門口，我令馬夫暫時把車子停止一下，叫他從前座上下來，把一個桃色的信封交與他的手裏，吩咐他一句話不要說，只要把這信封送到裏面去，就立刻出來。

不到一分鐘的時候，馬夫已經把我所吩咐他的事情作完了。跑了出來，跳上車座，正待揚鞭拉，轉動車輪……忽然我從車窗裏面，看見一個修短適中的身影，彷彿是雙鈎的剪髮，着了一件燕青色的長袍馬甲的少女，從她家的二門內很快的走了出來。兩眼直注視着我們的車子，手裏持着一樣東西，好像是剛才我叫馬夫送進去的那封信。我的心在那個時候不知道如何會突突的跳着。

車子到了車站，我竟忘記了是應當下來，若不是瓦老用手推我一下，我依然會坐在軟墊上呆想的。

“將才叫你一同進去會她你不肯，此刻懊悔也來不及了！說不定那持信出來的是她也未可知！……”瓦老用一種調侃的語調同我開玩笑，我低着頭走沉默着不去睬他。

在車站買了票以後，走進月臺，列車的車頭還在很遠的軌道上蠕動。我們一同跨入三等客座的車廂，人已經有點擁擠的樣子了。

瓦老告訴我此刻才八點四十分鐘，距離開車的時間，還有三十分鐘。我夾在瓦老與一個年輕的軍官的中間坐着，實在覺得有點不大舒服。從包袱裏拿出一冊德國詩選來翻讀，一頁兩頁地翻了下去，連我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我是在讀書，只瞧見白的紙面上移動着一些黑色的小方塊，如同蒼蠅似的飛過我眼睛。“讀書要是如何靜閒的腦精才領略啊！尤其是讀詩，那是應用怎樣一種細緻而幽默的心情去賞識回味！世界上那有比讀詩再神聖的呢？”但是事情完全是兩樣，在我此

刻的心絃上已經不是詩神的玉指來彈奏的交響樂了，是一個少女的情影如同薇娜司的翅膀似的在拍擊我的心潮……

我實在不解我今天的心情如何會弄得如此的不安？論起我同她交際的程度與時間上，這樣的情形是不應當有的。——我不過僅僅聽見一位朋友的的口傳她是因為看了我一篇在水上月刊上登載的文章，而開始羨慕我的。

十二點鐘已經到了倉城。在倉城下車的搭客，沒有好多，因為列車要一直開到S埠才告一個長久的停止。

搭客們到S埠去的恐怕要估十分的七八的光景。

在倉城下車的搭客，農戶與小負販商人居多數，當我同瓦老下車的時候，他們都拿一種很詫異的眼光望着。忽然在二等客座的車廂中，走出一個穿土爾其紅的綢袍的女子，頭髮梳得光毫如膠漆似的整齊，眉毛已經用人工改造過了，纖細而長彎，像兩條淺的弧線。腳下穿着肉紅色的長統絲襪，黑漆皮的高跟鞋子，婀娜地走了過來，跟在我們的後面，一同走出了月臺的

鐵柵門。

瓦老喊了一聲“車子！”立刻對面如飛的來了三輛，我同瓦老各人坐一輛，其餘的一輛，那個車夫也不問情由，等那位女子一坐上，就很快地拉起追向我們的後面來了。我心裏猜想這個車夫的心理，一定以為她是我們一塊的人，或許他理想中還以為的我們中的一個底眷屬，也說不定。果然不出所料，那個車夫見我放在車蓬上的包袱，時時有墜落在地的危險，不禁熱情的向我說道：

——“先生，你這個包袱，放在這裏不大妥當，不如放在這位太太的腳下吧！”

當我正要拿一種適當的話向他回答還沒有開口的時候，我瞥見了坐在車上的那位女子，已經臉泛桃花了，用一種很羞澀態度對車夫發話道：

——“儂勿要瞎三話四，阿拉同伊利勿是一道格……”

車子一直拉到紅仙街，走進了他們的辦公處。瓦老把幾個在辦公的職員都給我一一介紹認識了。

喜牟姐似乎比在南京的時候胖了一點，她很忙的在替我們預備午餐。

飯吃完畢了以後。同瓦老到理髮店裏去理髮，理髮後，又去到一個叫“沁香油”的浴堂裏去沐浴我。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沐浴了，今天這個浴，洗得非常之舒服！浴堂裏的糖炒栗子很可口，我一連吃了兩盆。出了浴堂，又在街上閒逛了一些時，覺得這小巧的街市另有一番耐人尋味的地方。

晚飯沒有喫盡一碗，因為剛才在浴堂裏喫多了栗子的原故。飯後，瓦老又強着賭牌，我沒有等到終局就感覺到疲倦了。

睡眠的地方是同辦公處的一位職員楊君合舖的，今天一天，算是在倉城過了半天的飲食起居的生活。我用手冊在枕上記錄我今天一天的經過 (本節完)

二 街燈入影

(十月二十六日)

早晨瓦老把昨天賭牌贏的錢，請大家喫了一百只螃蟹包子——倉城的包子，雖然不很有名，但很適合於我

個人的嗜好。（外面的皮子很薄，裏面的肉汁充含）

坐在喜車姐的案頭，讀退斯陀夫斯基的窮人；抬頭看看窗外一顆時時凋落一兩片葉子的月桂，覺得秋已經深了。想起昨天此刻馬車經過儀鳳門時候，那投遞信件的景狀，歷歷如在目前，心裏又不覺的怦怦地跳躍了起來。

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三封信給她。我把我來到倉城的目的以及在倉城所獲得的新奇的印象都一一報告給她，但是我寫完了的時候，又覺得很有一點難為情，覺得在一個才訂交而沒有會面的女子面前，這樣絲毫不客氣的坦白的寫着一些與接受者莫有關係消息，是弄得她會詫異起來，甚至於成爲一個很難堪的笑柄出來也說不定……

結果，信是很魯莽的投郵了。

站在大門口閒眺，覺得沒有什麼興味。街道完全是用長的石塊鋪成的，狹隘得只可以並行二輛黃包車的光景。對面是一家炭店，白粉牆上，印着五個黑色的大字：“徐興爬炭鋪”炭店的左面，還有一家小小的營

典。街上時刻現出擁擠不開的樣子，雖然在我的觀察上看起來，算不得一條必要的通衢。黃包車夫拉着車子在街上行走的時候，時常手裏弄着那車槓上的一個高銅的小响鈴，叮零叮零地响着過去，有時候魚貫着一陣車子，响着冗長而雜亂的鈴聲，若在靜寂的白晝間躺在椅子上幻想的時候，會使你聯想到落花時節的江南，鄉驢負米進城的光景。不時還有一兩乘布蓋竹簾的肩輿從西邊的橋頂上下來，坐在裏面的，據勤務的女人說，大半是中醫出診的時候乘坐居多，其他如獨輪的手車也居然有那些鄉下婦人坐在上面，而不覺得靦覷……我時常聽見人家說，倉城的女子，漂亮的很不在少數，今天我在門口站立了這大半日，沒有見到一個可以看得上眼的，不知道是我的眼福的不好，還是漂亮的女子還沒有出來？

晚間，正在喫飯的時候，玄一從南京來。——鬼谷子(一個朋友的渾名)也同他一道來了。玄一還是穿着瓦老那件豬呢的外套，一個身體瘦長的人，穿着那件短而寬的衣服，實在有點滑稽的樣子。——何況，他時

常又喜歡模仿銀幕上的羅克的姿態，格外叫人家噴飯！

——“老玄！你這種不倫不類的樣子，坐在火車裏，恐怕要使憲兵起疑吧？”

楊君放下了飯碗，口裏還嚼着飯粒，瞪着大的眼睛向着玄一發問：

——“誰說的？你拿我們當鄉下人不成！我兩人自上車，一直沒有買票，也沒有補票。”

——玄一說着把外套一脫，裏面現出一身灰布的制服，胸前佩着野戰學院的符號，在電燈之下，照見他那張蒼白的尖形的臉，與亂蓬的頭髮，竟像一個前線上戰敗了回來的士兵一般。

飯後，玄一，鬼谷子約我一同去訪笑紅，笑紅却好剛剛出去。——各人留下一張卡片法在他的案頭。

八點半鐘的時候，笑紅來了。拉我們同他到大街上去買皮鞋。——我也很樂意，一方面近可以看看倉城的女人。

倉城的電燈，比較南京的亮得多了。街道雖是狹隘，不平，……被白熱的燈光照耀着，到也顯得熱鬧

生動，配着各家商店的玻窗中的物品，花花綠綠的商標，倒也小巧精緻。

經過一座叫什麼坊的十字街口的地方，一家小小的廣貨店內，裏面有幾個形似土娼的女人，在那裏正同一個小夥計講價買襪子。笑紅用手掌猛的向玄一的肩上一拍，像受了衝動似的，三腳兩步地跳進了店內，回頭向我們一笑，我們暗暗地會意，也就緊跟了進去。笑紅首先挨近她們的身邊，故意地裝着也買襪子，從一個穿紫紅緞長袍的女子手裏奪了一雙絲襪，口裏學着二分之一的倉城話，向那個商店小夥計說：

——格(這)雙絲襪買啥(什麼)價錢？

——“一塊八角度(大)洋”

商店小夥計狠驚訝地看着笑紅在那個女人手裏搶下來的襪子。

——有好一點格奴(拿)來看。

笑紅把襪子向玻璃櫃上一拋，眼睛却不時地向那幾個女人看。

——好一點格現在買完了……

——格種默事(東西)勿靈格!

笑紅笑着向那個紫紅緞袍的女人，像是對她攀談似的。

——“默事(東西)倒嚙冷……先生”

誰個也料不到那個女人竟毫不客氣的向笑紅該起話來。我很佩服笑紅的本領。

——“恐怕靠勿住吧?……格格種貨……”

道笑紅的話中有話，他已經放出內行的技倆出來，一邊搭訕着，一邊走近那幾個女人的身邊去。玄一走去把笑紅的臂膀一拉，一直拉出店門，站在街心，我們也一同跟着出來。玄一用指頭指着笑紅笑罵道：

——“該死，該死! 這種爛污貨也去招惹，你要急了，不如到上海小東門去跳老蟲……”

走進一家皮鞋店。——據笑紅說，這家鞋店，他很熟識。店裏的老板娘，年紀不過廿左右，風騷得很。最奇怪的是笑紅，他是已經有了妻的人了，對於性的經驗，當然是“司空見慣”爲什麼還這像餓貓似的尋野食喫?

在皮鞋店內陪笑紅看了半天的鞋子，因為價錢不合，沒有買成。所謂風騷的老板娘也沒有看見。

十點鐘以後，大家一齊坐在笑紅的室中。笑紅在火酒爐上煮麥片，沖咖啡，……忙得不亦樂乎。

笑紅的室內，佈置很考究，隣室是一個中國碧沙廚式的夏屋，有彈簧推扇可以出入。此刻正是深秋，我走近那碧沙窗前，下瞰那一池被星光照耀的池水，彷彿還有殘荷的橫葉，狼藉在那裏。我想若是仲夏之夜，擁着一個愛人躲在此地幽會，恐怕那銀河的織女也要羨煞呢。

歸來時，笑紅派馬弁打着水石燈送過橋下。街上的老虎灶都快打烊了。

(本節完)

寫

郭 子 雄

寫，寫，寫，寫什麼？趁早別呻吟了罷，我勸你。但我有話要說，我不能不寫。說，還不痛快，最好是嘔吐，最好是儘量的衝出，像揚子江水似的衝出巫山峽。要不然，還不如悄悄的關在心裏，就像冰雪封固了的枝條一樣，不讓它透露出一點兒春的消息，不寫，太難，寫，也不容易，你不知道我這隻筆兒已似斷折了的干戈！斷折了的干戈是廢物，斷折了的干戈似的筆兒也一樣是廢物，不說真實的話寫不出幾句來，便無聊的文字也寫不出來，硬做，也不成。

寫，寫，寫，寫什麼？寫愛，寫情，寫景，寫國家大事，寫個人生活，寫無聊感慨。寫愛麼？我沒有愛，雖然我也明白愛是怎麼一回事。寫情麼，我也沒有情，雖然在這個世界上，也許還有一兩個女郎在向我鍾情，但我的心兒已冷，只好辜負她們的癡心。寫景麼？樓外的斜陽，眼前的平疇，回憶中的青山，兒時的明月，幾千里外的鄉關，雖然也值得寫，但我此刻已沒有這種閒情。寫國家大事麼？我不配，像我這樣一個剩餘下來的人，早就沒有權利來發言。寫個人生活麼？我個人的生活也就沒有什麼可寫的，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還不至於像北方十幾省的災民樣的希望上海灘上的慈善家演幾天義務戲來解救他們的倒懸，寫無聊感慨麼？又太多，真不知從那裏寫起……

……

寫，寫，寫，有話就寫罷，別只是胡扯，你倒不平凡，原來也會吹牛，別只睡在床上胡想，也得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的錶在枕頭邊上不是，看看罷。錶，什麼東西，誰有這樣多的時光，吃飽了飯去問候它不

成。前幾年我倒還肯每天去轉它幾轉，現在麼，真沒有這般蠢，它動，讓它動，不動，停下來也好。時間還是讓它過得快的妙，否則老是憂慮着明天牽掛着昨天，又放不下眼前，還有什麼樂趣。你知道，做人，也得不要太苦。

唉！做人，原來你還懂得做人，做人難道是天天睡晏覺不成？起來罷，別老是白天裏做夢，說鬼話也得要有分寸。你不看太陽已經晒過了樓窗，晒過了床？老睡着，成什麼話！小孩子脾氣又發了，準是沒有打得好。真淘氣，這樣大的人不知道羞恥，老睡着想這樣想那樣，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你的事我全曉得，你心上的人我全數得出，你靈魂裏罪惡的污點我全能指點出來。又是誰得罪了你，儘管獨自的在發牢騷。聽呀！那是誰在敲門？

敲門，誰在敲門？真不識相，這樣早就來打擾別人。啊！好冷，穿上了衣服也不濟事，還是睡罷。不成，門敲得越響了，去開罷。

啊！送信的，還有賀年片。奇怪，這世界上也

還有人把我記得起。賀年？年不是早已過了麼？前些日子學校裏不就放了幾天假？別發呆，癡子，就是舊曆新年。你懂麼？懂，怎麼會不懂。你道是新曆過年有趣還是舊曆過年有趣？自然是舊曆過年來得好，當小孩兒的時候便存下了這個心。有新衣服穿，有糖菓吃，有花炮放，有錢用。現在呢？現在還是過舊曆年好，新曆年太簡單，沒意味。單說一件事，過舊曆年在街上也可以多看幾個穿花衣服的女人。“女人，女人，女人是罪惡的東西，幾千年前的蘇州就亡在女人手裏。”蘇州夜話裏的老畫師曾經這樣說過，你還敢亂想麼？真不知檢點。再說得不客氣點，你們這些新人物也真不是東西，太矛盾，一邊在做新書著新文章，寫新詩，雖然沒有喊着新口號，但總不應該過舊曆年。前些日子報上不就在鬧着要廢止舊曆麼？難道你還不知道，拋開時代精神不提，你自己的腦筋也太落後了罷。

落後，落後麼？誰落後？要就是你，我的頭腦可新，時代也追不上。那一件事我不知道，從古到今，

從東到西，從這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我全知道。別瘋了，怎麼老是白天裏說鬼話，你說你什麼全曉得，我倒要問問你，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什麼日子？你當我不知道，壁上不還有日曆，我眼睛還沒瞎，這麼會看不見！“十二月廿七，”離過年還有兩天，是不是？你怎麼過年？我問你。還早呢，別提。早麼？你可知道過了年你上多少歲“二十三”，我知道，可我也不管，長一歲算得什麼，才過等於花枝上多紅了一度，門外的柳條兒多綠了一回罷了。急麼？急也沒有用，誰教你做人。做了人卻不是容易事，活着固然不好，死了也不妙。要就不做人，就像一片從不會長上樹枝的葉兒，那會是多麼有趣。帶住罷，別胡扯廢話已經講得太多了，說幾句正經的罷。

自來我對於年歲，就沒有什麼深切的關連，過年不過年，於我從沒有什麼關係。倒是月的圓缺，花的開謝，草木的黃落，更能引起我對於時間的感觸。所以過一回年，對我只不過當作平常日子一樣的過去。但

在今年却似乎有點不同了，偶能的回首，不禁感到生命迅速消逝的可哀。唉二十三年。半生的歲月過去了，贖下的只一堆荒蕪的陳迹，幾件傷心的事，兩三個未完成的理想。過一歲也不過這樣，無非是頭上的黑髮多白幾根，面龐兒更蒼老，感覺更遲鈍，舉止更不活潑罷了。論理此刻是中年，應像一輪紅日似的高升在天空，有着強烈的光，強烈的熱，像燒着強烈的火一樣。但我却不能，就算具有強烈的光與熱，但已被濃厚的雲霧遮着，再也露不出一絲的光芒。自己感到自己的生命已斜陽似的西沉，一轉眼便要落在那青山的背後了。就像風裏殘餘的燭火，像瓦上鋪着的輕霜，像荷葉上一滴要乾了的朝露一樣，所有的只是一瞬間的生命。最初的心情是異樣的雄壯，就像操戈的勇士奔上戰場，在馬蹄踏起的塵沙裏，抽着鞭兒，負着弓箭，只管向前直衝去。也不管前途是黑暗是光明，也不管將來是死是生。而今這生之勇氣已全盤消失，心中所有的只是流離的悽愴，眼底所有的只是煙霧似的迷茫，雖然還在漫漫的長夜裏，等待着東方發白的曙光，但心情是疲乏極

了，就像一隻拐了腳的馬兒樣，那怕背上有着粗的鞭兒在抽，也還是走不動。口是渴極了，肚子是飢餓極了。身體是勞瘁極了，精神是倦極了，那怕只有幾步的路程就可以達到安康的境地，有着水來喝，有着飯來吃，有着床來安歇，有着愛來溫暖精神與身體的疲勞，但這雙腳兒無論如何是舉不動的了。光明的引誘已不能挽回我頹唐的命運，我又還有什麼可話呢？

寫，寫，寫，寫什麼？趁早別呻吟了罷，我勸你。

死線 上

書已出版
實售六角

誰也知玉先生的大名，不用我們介紹的。這部長篇小說，是他最近的著作，是描寫最近的大變動中間的一段故事：以一個革命青年為主體，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途程，而終於因「以自己的生命充作他人的生存條件」，而做了時代的犧牲者！這真是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啊！作者用熱烈悲憤的情緒，寫出這大眾的呼聲，又緯之以兒女的畸形的愛，真是慷慨纏綿，愛而有之。

近代藝術界中的寶貝

洵 美

看一張好畫簡直好像看一個美人；他會使你醉，他會使你愛，他會使你發瘋。尤其是他們一樣是由線條來表現的。本來美沒有絕對的模型。Venus de Milo 的全身的線條可以說是完全了，但這是大理石的，這一定不是熱溫溫的肉，上面決沒有混合的香味。他決定不會躍動，他決定不是活的；躍動了活了就失掉了他的完全。完全就不能有變化。

我們這世界是要求肉是的；我們要求躍動的線條，活的線條。從 Matisse 我們找到 Picasso。圖治的線條是頹廢的，缺乏力。每一個婦人，每一隻貓，每一條

金魚，每一件靜物，都像是浸在酒精裏面。我們祇看見一雙抬不起的眼睛，淫蕩的女子都是興盡了的。可笑是他畫的枕頭，似乎枕上去的頭是永不會移動的。加之他的不厭煩的灰色，什麼人看來都得到一種病的感覺。說是東方人的根性，不如說他全部是受了巴黎拉丁區的影響。

這一種近代人的色彩在我們中國近代畫家中是找不到的，國畫是一種遺傳的肺癆，我們祇看見一羣彎腰曲背的小老頭子。皮膚上還留著乳臭，而聲音已變了細微的沉重。他父親祖父是在這種病上死的，他却仍設法去把這種病繼續地生下去。他們差不多在病榻上誕生了，而一世在病榻上過活。精神是一代不如一代，智力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創造兩個字他們簡直認不得了。

西洋畫在中國雖然有了好幾年歷史，但是幼稚到簡直可笑。有的以為靠了些小聰明便可以生出好畫來，有的以為好畫可以用方式來搭成。比較有些成績的，又都沒有自知之明，偶然被相熟的朋友捧了幾句，竟自

列於Michealangelo之流，而藐視一切，因而阻礙了自己進行的步驟。有的又因了環境的關係，而改了行。有的以自己的藝術作消遣的工具，有的以自己的藝術作餓飯時行乞的杖舂。像這樣下去，中國早可以以廢除舊曆的餘力來廢除藝術了。

幸好
我們
在
這
個
時
候
還
有
個
常
玉



留在巴
黎。他
的夫
人
是
個
法
國
人，

也是畫師，每天便各自擰了筆把顏色塗上各自的畫布。他們住在拉丁區，中飯常和晚飯一起吃。在這一種生活中自然能養成現在我們的這一個常玉。

他是四川人，十年前獨自到歐洲去學畫，先到的四年中，祇是拿了木炭與粉筆畫著人體素描與速寫，自己滿意的積有三百餘張，去年在上海展覽過一兩張，國人祇知道驚嘆；這一半雖是觀衆少見多怪，但他每一條線條的靈活，也的確能使人們的心跟著一同急跳起來。尤

其是淡描的幾筆極簡單的白粉，使我們看了頓時覺得觸到了肉的熱氣，知道這裏面有的是生命有的是力，是活的 Rodin 的雕刻。

他在前三年曾回國一次，不到三個月，又跑到法國去了。他的父親是四川的名國畫家，常玉的國畫當然便也有相當的造就，這大概便是鼓勵他到歐洲去學畫的動機。

他的脾氣極古怪，熟悉他的當然不以爲奇。他說的話往往祇有他自己懂得。關於藝術的派別，他一些不發意見，但他却時常說：

‘假使你們想成功一位大畫家，那麼，當你們懂得了怎樣搨筆以後，千萬勿再到 Louvre 去。’

他又說：

‘一張畫的題材是畫家最大的秘密，在那張畫沒有成功以前，決不能讓別人知道。’

他又說：

‘千萬不要把你對你自己的畫所知道的講給別人聽，他們常會越聽越不懂。’

他以前的畫我最喜歡的是一張橫十二尺的油繪，上面畫著七個不同形態的裸女，但是每一個全身的肌肉上與臉上，都表示著一種緊張與煩悶。他們都是立在或是坐在或是橫在草地上的；在他們前面是一個方在生來的男小孩，張開了嘴在哭。畫題叫做‘最後的一個丈夫’畫裏面的意思當然用不到我再來解釋了。

全畫除了複雜豐麗的肉色，祇有單純的綠色，與單純的黑色。但是沒一筆是貿然畫上去的。我們從這兩種單純的顏色上看去，祇覺得是一片向榮的草地；一樹透綠的樹葉；滿頭濃厚的髮髻；更有每一個裸女的全身的能說話的線條，都在喊著性的苦悶。

這張畫聽說被人買了去了。最近他寄來的他的最近作的照片，簡直使我快樂得發了瘋。看他的結構！他的線條！他的光暗！他的力！他的肉！他的生命！簡單裏的複雜！複雜裏的簡單！

這張照片志摩比我先收到一天，他用作新月的插圖，我因為晚收到一天，祇得縮小了嵌在這篇文章裏，看了也可以見到常玉的藝術的一班了。

他還在巴黎不斷地努力，啊，他真是我們近代藝術界中的寶貝！

三角戀愛

黃中著
現已出版

黃先生專門從事小說，將有二十年的悠久歷史，他的文字，思想，和他的獨有的作風，差不多一年幾變，變到數不清了，而他的小說也越變越進步；於是他的轟傳了好幾年的那部鉅大的創作『三角戀愛』，竟然有這樣緣出版了，那我們應該怎樣地鑒賞一下！

全用客觀描寫，和以前『獅吼』及樣本上所刊的完全不同，其藝術手腕進步到委實驚人！濃烈的情緒，狂放的言論，浪漫的事實，描寫的技巧，和尋常的三角式戀愛，也大大不同！況且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才是值得讀的戀愛小說！

共三大集，都二十萬言，在文壇上可以驕傲的一部鉅著！第一集現已出版，實售七角。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

A. B.

(續)

II. 關於彷徨的對話

B.——你來了？等着你哩，很有一日三秋之感。

A.——爲什麼？我又做了你的戀人，況且又沒有什麼事情，又是早幾天纔來過。

B.——就是因爲有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還要和你談談，免得我獨個人做不出來，或者做了出來反而惹人恥笑。有你總可以供給給我些意見，我可以做參攷，猶之相打時有了幫手，便可以勇氣百

倍，精神抖擻，做的文章，必然也很得勁了。

所以是這樣地等候你的。雖則我沒有情人，也會唱出過朋友就是我的情人，但此番的等候你，却是另外一種意思，請你不要誤會。

A.——原來如此。那麼‘彷徨’你讀過了麼？上回不是說要先談‘彷徨’麼？

B.——是的。‘彷徨’早經讀過了。現在差不多快全部遺忘了。牠實在不給我什麼深刻的印象。

A.——真的麼？‘彷徨’沒有‘吶喊’好？

B.——不。‘彷徨’是在‘吶喊’以上的，什麼事情都是做做會好起來，那文章大概也是如此的。‘彷徨’在技巧一方面，比‘吶喊’圓熟多了，可以說聲頗有進步。那實在很少可以批難之點。我想還是不要像上回那樣一篇篇提出來講吧。那是很費工夫，而且又很嚙嚙的。

A.——不過我沒有讀過‘彷徨’，還是仍舊一篇一篇講去過，使得我可以明白些。

B.——那也可以。那麼開始了。第一篇‘祝福’。

這是講一個女人的悲劇，第一不幸做了寡婦，因為婆婆很兇，逃出來做傭工，却又被捉了回去，被迫嫁了別一個男子。又不幸這個男子又死了。更不幸她這次生的孩子又被狼啣了去。於是只得再出來傭工，但是因為再嫁之故，被主人所賤視。而且她精神上也因此受了刺激，做事也不行了。後來流落為乞丐，終於窮死。這是事實的梗概。

A.——這是很常有，可以有的事實。

B.——原是，但他的描寫手腕，却是在這篇中顯示了他極度的能耐，觀察人心的冷酷，解剖人間的同情真是如同寶劍一般冰涼銳利。而且在結構上，他是很用了心思的。在這篇中，恐怕他著實費了一點構想的工夫的。他把那婦人的悲慘，一層進一層地敘述出來，而把最高點放近最後結束之處，這更增加了這一篇的效果。

A.——唔，你到也會這樣稱讚人家了。好的，這一種態度方法總是好的。

B.——但是，我還有一點小小的不滿。那是這一篇的題目，叫做‘祝福’，因為時間在年底祝福的時候，那女人死了，而篇中的‘我’在那時候，想起了她生平的事跡斷片，連成了這樣的一篇小說。祝福和她的窮死，沒有什麼必要的關係，也不暗示什麼別有深意，我不知作者為什麼要用這個題目。

A.——魯迅對於題目，是一向不大講究的。那也無怪其然。不過在祝福二字裏也許含有幾分諷刺的意思，你想會不會的。

B.——也許如此，不過這意思很不明顯。而且用了這一個題目之後，還令人不知他主旨的所在。

A.——這原是要看讀者的仔細與粗心而定了，不能怪作者的。

B.——我們再講第二篇吧。那是叫做‘在酒樓上’的，也是一個‘我’回到故鄉，會見了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聽他說了二件事體。是這樣一點事實，也可以算是隨筆一類東西的。

A.——但也許這兩個故事是這一篇的主腦呢？

B.——這也可以說的，本來是這樣的。那麼這一篇只是表出社會的同化力是怎樣大，牠如何地能把人們的稜角磨掉。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也變成抱模模胡胡主義了。而且做家庭教師，也只教些“子曰詩云”。就一個人被社會所屈服了，無法抗爭地屈服了。

A.——但我的意思是呂緯甫說的那二件事，不會是這一篇的目標麼？

B.——那是不會的。因為那兩件事毫沒有什麼關鍵，雖則都是母親的吩咐。一是改葬一個K殤的小兄弟，却開掘出是什麼都消盡了，他便把一具空棺埋葬了，去預備回去騙騙他母親。另外一件是母叫送兩朵剪絨花給隣居的女兒順姑，但順姑却已死了，他便把東西送給了順姑的妹子，預備回去對母親說阿順見了歡喜的了不得就是。你想這兩件事情會有什麼關聯麼？

A.——唔，到是很相像的事，都是追求過去，而過去

是不能再現了。這到另外有一種情調的，就是‘我’不也是在追求呂緯甫的過去麼？而過去終於不能再來了。這是一種淡淡的悲哀，這是一種寂寞的情調，這一片寂寥之感，混而為一，是很好的一段詩趣。

B.——你雖這樣，我却不能認可，作者如果有這一種意圖，他的筆對於去繪出這一番情調總還要更加巧妙些用力些，但他只有了浮面的描寫。

A.——那由你說去，不過我聽你說了那二事的梗概，忽而湧起了這個想頭罷了。

B.——這裏的第三編，是叫‘幸福的家庭’，那是注明擬許欽文的，我們可以不必去說牠吧。因為許欽文的東西，我很少讀過，而且注明了擬許欽文當然不是魯迅存心做自己的東西，所以不說也不妨吧。

A.——那也由你。

B.——第四編是叫‘肥皂’的。這一篇小說，是要寫什麼東西，我實在有點看牠不懂。實在因為並沒

有一個中心，一回兒是肥皂，一回是孝女，一回兒又是四銘太太，一回兒又是四銘，作者對於這四個對象，用同樣的關心，同樣的注意，去描述出來，於是便令讀者捉摸不到主要點之所在了。

A.——但是小說何必一定要什麼中心呢？沒有中心事件的，也可以成爲一種小說。你的見解太偏狹了。

B.——是的。但我推作者的意圖，却並不是在描出什麼無中心的小說，他是在寫四銘這一個人的。肥皂是寫四銘，孝女也是寫四銘，而四銘的太太也是來映出四銘的。再說範圍廣一點，也可以算是要寫出舊禮教下戴着假面具的人。但我的描寫却又不能全向着這目標而進，反在半途中曲折盤迴，於是便令人不懂了。頂遺憾的，是不曾敘及他買肥皂和聽光棍對孝女的閑話的先後，在這地方，是很有可以施展的餘地的。

A.——你所說的恐怕不過是你的獨斷吧。你爲什麼又能知道魯迅創作時的意圖呢？照你的獨斷而去批

評人家是很可以考慮的問題。

B.——那有什麼關係。即使是獨斷也不妨，其實批評原要有些獨斷的，而且我以為有些獨斷才能成為批評，沒有獨斷是批評也不存在的。不過這一篇‘肥皂’不能算是壞的作品，比之一下篇的‘長明燈’高得多了。

A.——‘長明燈’又是怎樣呢？

B.——這第五篇‘長明燈’我又要說他有些神秘的傾向了。這同‘吶喊’裏的‘白光’，和此書中‘弟兄’當的一段，是犯了同一的毛病。這是每逢他寫到作中人的神經異常，就會他寫出來的東西都有點神經異狀的，這真是一件怪事！

A.——‘長明燈’是怎樣的一件事體呢？

B.——是說吉光屯地方一個世家子，發了神經病要吹熄廟裏的長明燈。而這地方的傳說那燈一熄，那地就要陸沈的。所以全部人民都要阻止他的那種行動，試想種法子，終於後來決定把他關起來。就會同了他的伯父這樣辦了。

A.——那不是很明白一樁事件麼？又有什麼神秘不神秘呢？

B.——但我却以為長明燈什麼，都是隱有所指的，否則太平凡了。不過他不曾明瞭地暗示出來，把主要的部分，任其隱蔽在迷霧之中，這就是我所不滿的。別的像描寫各個人關亭，方頭，灰五孀，莊七光，三角臉以及他的伯父四爺，都是很巧妙的。但各部分的巧妙，却不是就能構成全體的美，所以就全篇說還是模糊得很，更加是用那一羣小孩子來結尾，令人益加莫名其妙。

A.——那麼，你說這篇小說不行麼？

B.——是的。拆開了分散了來看，每一片段都是好的，合攏來却是不行了。我說魯迅的小說大都有這一種毛病。這是因於他太注意於細部的琢磨，而忽略了全體的統一。注意於技巧的作家，往往有這一種毛病的。在第六篇‘示衆’裏，這一種毛病是更加鮮明地顯露。

A.——唔，請你說來。

B.——他對於一切周圍微小事件的描寫，可以說連一口喘息，吹動了幾根毫毛，都不讓牠漏過的。圍在一個示衆人把周圍一羣人的形態舉動，不能描寫再周詳精到了。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他用盡了氣力這樣費心地寫，却未曾把這周圍的雰圍氣表現出來。他不曾抓到要點，而在中心以外亂轉，所以看去只是一片糊模而已。

A.——也許他原是要描出周圍的情景，而不想要表出什麼東西的呢？他在想像繪圖一樣把那幾分鐘間這地方的一種情況描寫出來。不也是很有意思的麼？

B.——這原也是可以的。就是我所說的這周圍的雰圍氣。但他却只寫了各個人的形態舉動，一點也沒有羣衆集會時的一種特別的情調，這就是因爲他注意了各個人的細部，而忘了重要的全部。

A.——那麼，你以爲這一篇是無足取麼？

B.——是的。這只能做練習文筆的東西，這是練習觀察的一筆試筆，不能就是一篇作品。

A.——我也不想多同你講，反正替魯迅說話的人是決不會少的。

B.——那麼，讓我再說下去吧。現在是第七篇‘高老夫子’，却是比較好的一篇。寫一個不十分通品而又下流的舊文人，到女學校裏去教書，和教好了回出來就去加入想騙人錢財的打牌。高老夫子教書一段，寫得細膩非凡，不愧作者是曾經在女學校教過書的。所以我想做小說的人，體驗實在是一種貴重的材料。有了體驗的，寫起來總比只是想像出來的真實得多。

A.——那麼，你也是一個寫實主義論者了。有許多不能或不可體驗的事情是怎樣呢？難道說要寫一篇偷東西，便非去實行一回做小竊不行麼？這話太可笑了。

B.——不過，事實也許實行了一回偷竊之後，來描寫做賊，會更加妙吧。所以，我決不反對體驗的，但我決不是說要做小說，得先去墮落一回的。不過墮落過的人，的確能做出好的小說的。總

之體驗很能幫助寫作，你也不反對這話吧。魯迅的這一篇小說。其中自然有不少是得力於體驗的。不過這一篇除了寫得細膩清楚而外，却沒有什麼別的好處。要說是刺當世一般的教師，那是不十分切當的。至少，像高老夫子一流人，現在學校裏決不是很多的。但我不否認以前曾經有過這些人。這也是因為作者比我們年紀大了幾歲，他所見的以前的事情，還是牢牢地在他心目中之故吧。說諷刺，這也不過是極微弱的諷刺，還沒有在‘長明燈’裏的四爺那樣寫得深刻哩。不這這篇全體却是清楚楚的，而有覺得大過於清楚了之感。

A.——清楚了又是過於清楚，不清楚了又要說什麼神秘，說小說真是不容易呀！

B.——不要忙，這裏我們又有一篇很好的了，我以為是實在‘阿Q正傳’以上的。這便是在‘彷徨’裏頂長一點的一篇‘孤獨者’。描寫表現，結講都不差，我以為比第一篇‘祝福’更好，這一篇可以稱

爲魯迅的傑作吧。傑作和代表作有些不同的，我上回已經說過的，這一篇同‘阿Q正傳’有些不同，是在全篇的冷雋中潛着一股的热情，那是可貴的。

寫魏連受個人，自是非凡努力，而對於別的，作者也不肯放鬆一筆，他的同族哩，堂兄哩，房東的孩子和母親哩，都替曲曲傳出。連受的當初一種孤高的性癖，憤世嫉俗的態度，更鮮活地躍動着。他轉入生計困難之後的吞口吐口地說出“我還得活幾天”更是沈痛之至。因之對於他生活的突然變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以及那一種自暴自棄自己戕殺的舉動，雖則沒有心理精細的解剖，已經能使人不覺其來得梯突了。

全篇以連受祖母的大殮始，以連受的大殮終！又是很增進了這一篇的調和協一。篇中對於連受的不娶，和他所說的“先前還有人願意我活幾天”的那個願他活的人，都沒有什麼交代，不過也不是大毛病。因爲這與全篇的大旨無關的。連

父的達到他這樣的結果，”是他的性格使然，而并不是在別的。

那也是中國人的型典，最初抱了一個空漠的理想不察事實世間實社會的狀況，而一味憤世嫉俗，到了一受挫折，就萬念俱灰，或者入隱遁的生活不問世事，或者索性倒行逆施，一面又戕賊自己的生命，取自暴自棄的一條道路。至於百折不回或者在環境流轉之中，能毅應順而終始不改他的志向，所謂有彈性力的性格，實在是很稀少的。

連父的一種憤世嫉俗，也不過是由於一種空漠的理想而來的，究竟他對他所不滿的一切，沒有什麼具體的改革方法，而且要想一個改革方法的意思都沒有的。他只是懊惱，不快，增惡而已，他一點也不想如何可以脫去此等羅網。是這一種性格的，到達這結局，那是很當然的。并且我還想到魏連父的人生悲劇，不就是作者自身的悲劇麼？

一作品中，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才能深深地感動人的。魯迅的這一篇的好處，不就是在把他自己投入了作品之用的緣故麼？我是這樣想的。魏連受這樣一個人實際上有不有，作者的題材是聽聞來的，或者編造出來的我們可以不管，但在這一篇中我們是可以看去和理解魯迅的冷酷，和孤寂的。

A.——休息一下罷。說得很多了。這回我不會半中來打斷你的話頭，你須得感謝我的，否則那能容你這樣溫溫地口若懸河？你是極稱讚這一篇了，其實我看也不過配你胃口而已，不是因為這篇特別好。

B.——不，我要主張這篇是好我的胃口到並不配的。

照我的趣味講來，連受便不能做什麼師長的顧問，而窮到不可收拾，到處和別人衝突，使他的性格上加上了一層暴烈的色彩，然後替找一個相當的結果來結束的。連受做什麼師長的顧問一點，正同魯迅做教育部僉事一樣，完全不合我

的口味。但事實上魯迅是做教育部的僉事，而連父是做杜師長的顧問，那自然沒有辦法了。

A.——呵，呵。這是當然沒有辦法的。但你不能想是因此而魯迅得做出這樣一篇得你稱讚的小說麼？

B.——呵，呵。算了吧，不要再說笑話了。我們再進行。這回是一篇叫‘傷逝’，注着‘涓生的手記’的。這却是一篇平凡的作品，就全體說，很是浮面的，像打花拳的拳師，手脚雖然動得花巧，而沒有一記真實的工夫。說了許多話，在我却覺得都是在玩弄幾個名詞的概念，什麼戀愛哩，生命哩，空虛哩，冷淡哩，等等而沒有一點着實的。不過也有一點是寫得很逼真的，即是因生活上經濟的壓迫而在愛情上有了變化，和以後的逐漸逐變動。更加是種種生活上的瑣事，他細細地寫出來，恰到好處，是可以稱述的。

A.——慢着，這一點不會就是這一篇的目的麼？他不是在想表出這戀愛的轉化麼？他不是要寫出戀

愛和生活的糾結麼？你再仔細想想看。

B.——也許可以是。但是如果如此，作者却取了一種好不利的�方法了，用涓生自己的回憶，反省來分析解剖過去的戀愛的轉化，不是一種賢明的處置。要寫這一類戀愛的轉變，只由作者用客觀的敘述加上心理解剖，用一種冷冷的態度，是很可以表現出來的。此地一用了涓生的自述，一方面要顧算到涓生這時候的胸懷，所以有開首和結末那一種形式的敘述，別一方面要有中間那一種周詳的描寫，那是很不相稱的。不必問在懷舊哀悼中的涓生，有沒有這樣仔細去解剖他們往事的閑暇，即就形式上說，也是極不和協的。他要記下悔恨和悲哀，但是在中間的描寫沒有絲毫的悔恨與悲哀，只冷酷的曝露，無情地抉出。這樣即使照你說作那的者的目的，這處置不是太欠斟酌麼？

A.——唔，對於一題材的處置，原是很有可以考慮的地方。不過魯迅是以老巧出名的，他總也有他的

理由吧。

B.——但我却猜不到他是什麼理由。這底下一篇是‘弟兄’。我說過是帶着些神秘色彩的。就那一個夢做得奇怪，也插入得奇怪，不知作者到底是有什麼一種意圖，而特地來擾亂讀者的腦筋。更加是開頭的一段描寫，也許有人以為很生動，我却看去如同演舊戲裏的開台鑼鼓，是被牠鬧得頭昏的。在公益局辦公室裏這一派閑話，為什麼有這樣詳細且用力描出之必要？我就不懂。

A.——不懂，只就是你的不懂，不能怪人家寫得不好的。

B.——但他的描寫張沛君，是很周到的，也是他的目的，不過說上面的是去陪襯張沛君出來，却有的難說的。因為秦益堂寫得太生動了，反而使人要疑心秦益堂到是這篇的主人公似的。其餘原都寫得很好除了有一點神秘，我覺得瑕疵之外，這篇也不能算壞的作品。

A.——對於這一篇的批評完了麼？

B.——是的，算完了吧，我實在已經有點疲倦了。但

是還有最後一篇‘離婚’，我們說完了休息一下
吧。那是可以算比較好的一篇，說起來是一步步
腳踏實地進行的樣子。先從航船裏的談話，提明
了這事情的原委，那是一種經濟的手腕，而且把
莊木三和他的女兒愛姑的性格寫了出來，這實在
不愧是老巧二字的。後來在慰老爺家，又活畫
出愛姑的一副村潑的情形，的是可愛。而在事
件進展中的一轉折，又是極妙的擺佈，不但表出
了愛姑的村氣，却又令人覺得哭笑不得的一種異
樣的味。不過在愛姑因恐怖因誤會而屈服之
後的一種心理和神情，作者却不曾恰如其分地寫
出來。本來是那麽樣激烈的愛姑，到後來爲什
麼又能若無其事地屈服了的呢？這一點是可以
算缺點的。寫地方士紳的替百姓斷事，那一番
樣子，煞是好看，而實際內地小村鎮上，的確很
有這一類事情的。

A.——總算你的話說完了吧 那麼讓我來說一句可好。
你這一次的說，還仍是形式上的技巧上的批評而

不是正當的所說批評也者的東西。這個恐怕不是一般人所希望的吧。一般人是要你去說明魯迅是一個革命的，或者時代落伍的，但是你對於這一方面却一點也不關係到，這是應當注意的。

B.——但我也有我的道理，我覺得文藝的可以批評的，原是只在技巧等點。關於思想等等，我們是無法糾正的。更加是對於以老前輩自居的人們，只有在這等地方或者可以折服他。倘使用思想等等可以由辯舌而翻案的東西，一定只引起一場無謂的爭論，到不得結果而散的。至於我批評的全部，不是這樣就完了的。你記得我還留着一篇‘阿Q正傳’未曾談講，并且他也還有許多雜感集，也是值得提起一下的。現在讓我們且息休息一下，等有了元氣，回復了疲倦再暢談，

A.——那也好，我到也聽出幾分興味來了。

B.——那麼我們且弄一點可可茶喝吧，昨天剛買了一罐可可粉在這裏。

A.——那好極了，多謝多謝。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夜十時半

債

黃 中

倘然聽得門環的響聲，終使我心裏要怦怦地跳動，怕的又是索債的上門。負債人的心裏，大概是這樣；尤其是在我窮的要死的時候。

那天，真可算是不利的日子，從早上起身之後，那門環的震動，“噹，噹，噹……”地差不多沒有間斷過，雖然來者不盡是索債的人——送信的，送報的，或本是過訪的朋友，……但我的一顆不安定的心，也隨了那門環的震動，別，別，別地沒有寧靜過。

呵，麻煩死了，負債人的生活！好容易，約摸有

兩個鐘頭沒人上我門來。我才吐了口氣，伸了伸懶腰，把筋骨舒活了一下，正打算找本小說，作為消遣，想挨磨到夜神降臨，總算歡送了這不利的日子過去。

“噹，噹，噹……”，

那門環又在响動了。我不由不皺起眉頭，很不高興地挨着脚步，走到門邊。我隔着門兒，先問了聲：“誰呀？”心裏却在打算要是索債的人，應該怎樣對付……

“我，我，且君在家嗎？”門外這樣地回答，聲音有些顫抖而輕細，接着像在咳嗽。

我倒有些疑惑不定起來。那聲音像是熟人，又好像不是熟人，猜不準究竟是誰？但可以放心的。一般索債的，那聲音全聽熟了，只消隔着門兒一問，便可知道來者是誰；這差不多十有九中。不是說什麼笑話，為的窮人的聽覺，在提心弔胆中久了，磨鍊的自然比別人分外地靈敏！

當下我便放胆地開門。

“呀！君C嗎？”

我向那來人凝神地認了又認，才認出那來人便是好久不見的C君。我心裏又怦的一跳。

“呀！C君好久不見了，請裏邊坐！”

我雖這麼說，心裏却像受了電流似的，又不安甯起來。雖然C君神氣之間，還是像和藹可親的樣子，可是形容的枯瘠，祇剩枯臘似的皮包了骨；兩顆失神的眼珠，像安放在兩個小小的深潭裏面，那潭水將要乾涸似的，一閃一閃地儘泛着浮光；兩頰也瀉的像上了年紀的人，不消說那嘴唇上紅潤的血色，已完全消失了；便是他身上的服裝，也還是幾年前的袍褂，窄窄的腰身，小小的袖口，而且有了幾處破綻；可是好像還覺得有些寬大。他這副形態，那明明在告訴我——

“今天是不利的日子！”

“是呀，好久不見了，差不多已經三年了吧？你好，H君？”

他雖然帶笑地走了進來，可是在我看來，覺得他的笑像異常地悲慘！我不由身上凜了凜，背身掩上了門，只顧定睛地向他呆望，忘了做主人的應說的話。

“呀，且君！你在瞧着我驚異嗎？是呀，怕誰也見了我要驚異起來，我這可怕的形態！”

他歪扯着嘴一笑。我見了，背脊上像發出一絲絲的冷氣，使我的毛髮根很直豎起來。

“糟！不利的日子！”

我心裏委實有些怕見他，可是面上却不得不裝着殷勤，

“可不是。怕誰也見了你要喫一驚呢？怎的，你白胖胖的模樣兒，變換到這個樣子？不過隔得三年，我和我的離別。瞧來，你近况怕未必佳吧？”

我心裏又愁悶，又慚愧，料想他此來定爲了三年前的那筆款子。本來像他那麼慷慨的人，自從借給了我，從沒向我開口索過，在我許多債主裏邊，真可算得難能的了。但現在的他，怕也到了我的地位——瞧他的形狀可以知道——論理，我應當怎樣地報答他才是。怎奈我的境况，更不如前，要是他開口起來，叫我怎樣地回答呢？

“近况——還好。”他向我望了一眼，“你說我怎的

變換到這個樣子，這個——爲的我負債太重的緣故呀！”

他掩着嘴唇咳嗽起來。

我心裏怦的一跳。但我真沒法子，可以爽快地答應他——還他的債。我臉上條的紅了起痧，忸怩地說：

“唉，真是料不到的事——你也會到像我這般的地步。說也慚愧便是我那年向你移借的那筆款子，無時不在心上，可是我連年的遭際，簡直一年不似一年……”

他抬眼注視着我的臉，聽我說到這兒，即忍住了咳嗽，搖搖頭說：

“不，不，你莫意會錯了。我此來不是向你索債，你也沒有負我的債，怕還是我負你的債呢。”

“阿呀，這不是笑話嗎？”我羞慚的眞有些氣忿了。
“C君！果然是我負你債的不是；但你素來寬厚待人的，怎的，你那口齒也隨了你的形貌變換，說話尖刻的多了？”“要知……”

“呵，H君，那你眞錯會我的意思了。我說的，是確實的話，雖然從前你曾經向我商量過小小的款子；但

你沒知道，這款子並不是我的……”

他掩了嘴脣，像要咳嗆出來，卻在忍着不使咳嗆的樣子。

“唔，不是你的。那麼，是你轉借來的？可是我結究向你借的……”

“唉，君，你真沒知道哩。”接着，他嗆咳個不止。
“君……請給我一點開水”……

“呵，我太糊塗了，茶水也沒倒一杯。”我忙拿了杯子，倒了杯開水給他，“C君，請你原諒：我窮的連茶葉都好久不買了。好在開水是很衛生的，喝慣了，倒也覺得別有滋味。不過我知道你向來喝慣濃茶的……”

“不，我也許久不喝，近來也喝的開水。”他又咳了一陣，把開水喝了，指着杯子說：“但你等我去後，你得在那水中煮一下；爲的我已到了肺病第三期……”

“呀！你到了肺病第三期嗎？怎的，無端地患這惡疾，我那可憐的朋友？”

我驚的倒退幾步。

“嚇！”他歪着嘴一笑，笑的異常慘苦。“唉，王君，這爲的負債太重的緣故呀！”

“負債太重？……”

我疑呀地說了這一句。我想C君也未免太認真了負債，值得這樣地自苦？像我，真慚愧所負的債，也不算少，即對於C君也還負一筆債，好久沒有歸償，可是和肺病有什麼關係呢？

“是呀！爲的我負債太重，才得了這惡病！我說這話，怕你定在疑訝；但你還記得那……”他又咳嗆起來，咳了好一會，嗆出一口鮮紅的血，吐在痰盂罐裏，帶着喘說：“王君，你可有消毒藥水，或石灰也行，放一點在痰盂罐內，怕的要傳染那不是玩的。”

“理會得”。我點點頭。但可憐的老友，你問我還記得那……那甚麼呀？”

他停了半晌，等喘息平了才有氣無力地說：

“那——W女士，你，想還記得？”

“呀！W女士？怎麼不記得！可是她——C君！不是已做了你的嫂夫人？似乎不該再喚她做W

女士，應該稱她一聲G夫人，在你或者可以單喚她的名字‘W’才對！ C君，本來我正要動問： 嫂夫人這次同來了沒有？ 我們三年多不見了，想還是從前的那麼漂亮樣子？ 不知道已添過了少君沒有……？”

他咳嗆着回不出話來，只顧向我不住地搖手，好像禁止我莫說的樣子。 我便縮住了口，又倒了一杯開水給他。 他又嗆出了一口鮮血，喝了些開水，那咳嗆才安定了一點。 我見他咳嗆的閉了眼睛，很急促地喘着，臉漲的緋紅，嘴唇全沒血色，額上青筋條條暴起——那形狀非常地可憐！我也忍不住背了他不住地嘆息——

他在三年前，是個活潑潑地美少年，高談雄辯，氣概不可一世；家裏又很有貨財，喫的穿的，都異常地考究；便是在朋友中間，也可算得是慷慨男子！ 尤其是他同W女士的結合，也大大的鬧了一次闊綽，誰也豔羨他倆的幸福！ 可是到了現在，真料不到會憔悴的這個樣兒，人生的變化，這樣地不可測！ 只不知那W女士……

“H君！ 他睜開眼來，不瞬地望着我，眼中像包含

着不少的哀意，“千萬請你莫說，那嫂夫人的話。我只能照着從前的舊稱呼，尊她一聲W女士！”

“呀！這麼說，你敢是和她分離了？照着從前的舊稱呼，C君？”我非常地驚訝。

“不，但也可算得分離，”他身子一仰，頭靠在座椅靠背上，顫着聲音說：“H君！……她，她……和我死別了！”

他又咳嗆起來，眼皮一閣，滾出兩滴眼淚來。

“阿呀！她，她死了？”

我兩手也有些發抖，心裏也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雖然我和W女士沒有什麼戀愛上的纏綿，可是我和她生同里，幼同學多少總有一點感情上的交誼。本來，雙方曾經父母之意，媒妁之言，談到過婚姻問題，爲的C君和W女士的相互戀愛，我爲友誼上和尊重個人的自由起見，便停止進行，成就了他們的結合。現在聽了C君的話，自然也免不了多少有些傷感。

我們沉默了好一會，沒有話說。各人的心裏，都充滿了不同的悲傷。只是我想W女士既已逝世，怎的C

君便不承認是自己的夫人，而仍稱她做W女士？要是C君有什麼負心的話，可是他又這樣地悲傷，似乎對於死者很有深切的哀悼，決不是的。我便忍不住乘他拭泪的當兒發問：

“但你怎的稱她W女士，對於那死者，”

他抬起泪眼凝望着我，咳了聲嗽說：

“這個——且君，那要問你。”

“呀！問我？”我非常地詫異，“我怎麼知道你在改變稱呼？”

他好像有無窮怨恨的樣子，嚙着嘴唇苦笑，“誰教你把她的芳心，劫奪到你的身上？”

“阿呀！這——這是什麼話！我祇有負你的債，可沒有奪你的愛……”

他又咳噎起來，吐了許多的鮮血在痰盂罐裏。

我瞧他委實病的可憐，又倒了杯開水給他，即變換了口氣，委婉地說：

“C君，看破些吧！人死不能復生，悲傷也是沒用；並且對於你的貴恙，不很相宜。”

他搖搖頭：

“這便是我的還債——欠債終究要還，還了倒覺爽快！——應該的，這樣地挨苦，像我這心多機械的人！”

我真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我向來只知道C君是個胸無城府的人，而且誰都知道，凡是我們的朋友。怕是他過度悲傷的懺悔語吧？可又鉤起我一件心事：他說，欠債終究要還，那我負他的債，三年多了，現在他病的這樣厲害，能不能在他生前歸還呢？這個——真使我非常地慚愧！老實說，我窮到這般地步，真無法想，可以急速清了這筆債務。我心裏便覺不安起來，背着手在室中踱步。

他咳了一陣，像是勉強忍住了，猛然地抬頭說：

“C君！我說的話，怕你有些不明白吧？我現在老實地說——在你面前懺悔：我所以仍舊稱她做W女士，不是我不承認她是我的夫人，我委實再不能把我們義上的夫婦名詞去委屈她！這是我堅決地遵守她的遺囑：——我猜她的意思是這樣，雖然她的遺囑沒有顯豁地這樣說。……”

“這話怎講？” 我不由不站住了。

他喉嚨裏微微地一嚮像咽了一口痰沫似的，

“我和她從結婚直到她去世之日，差不多有兩足年，在這兩年中，雖說有一時期——初婚的時候，似乎很甜蜜而快樂的；可是不久她便異常地落寞直到她去世的時候。我經了不少次的偵察，才明白她並不屬愛於我，我會把這層意思，當面問她，她也直認不諱；並且承認她的屬愛者且君！便你是呀！……”

我聽了心裏震動的異常厲害，忙說：

“這怕沒有的話！我和她並沒有什麼愛，而且談不到愛，許是你的誤會吧？”

他慘笑了一陣，

“在你或者對於她沒有什麼愛，可是我的確是親聽見她親口說的。是呀，且君！你還沒有知道仔細，你得知我和她的結合，原是我用了手段劫奪來的——當初，我因你認識了她，我便給她的秀色迷惑住了。可是我明知你們已在談判到婚姻問題，並且明知你未必愛她，爲的礙着父母之命，我便乘你急難時，假做慷慨地借給

你一筆款子，更在你面前故意逐漸地表示出我愛她的熱烈，更仗着我有的是錢，竭力地去誘惑她，果然，你着了我的道兒，很感激我，便爲我犧牲了這段婚姻，她也給我吧金錢劫奪到手做我的名義上的夫人。——且君，我和她的結合，便是這麼的一段事實！”

我聽了只是呆呆地發怔，張開了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也好像心裏很難過似的兩手捧在胸前，臉上不絕地掛下泪來，一口口的鮮血，不停地在咳喘中嘔出，那痰盂罐裏紅紅地好像調和了滿盂的胭脂，慘豔的可怕！

他臉色忽然由紅變白，聲音尤其微細而抖顫，

她，因此悶悶不樂病……病而死……我負她，我負你，我負的債委實太重了！”

“呀！ 這是沒有的話，……沒有的話，C君……”我心裏慌亂的說不出旁的話來。

我見他咳聲漸微，眼睛也閉上了，臉色也漸漸地白裏翻青，一抬頭倒在座上。我喫了一嚇，忙近近前瞧他時，可憐的C君——我那老友，已暈了過去；嘴裏還

淌着殷紅地血汗，從脣邊掛到腮邊，像一縷紅絲似的。

我慌急的抱了他的身子亂喊，也顧不得他是患着很兇怕的肺病。虧的我的女人提醒了我，才把他送到醫院中去。隔不到幾天，C君便病歿在醫院中。

好幾個月不自在，我心裏終自恹恹忡忡地，在C君病歿之後。但我終認爲還負他的債——三年前的那筆款子，直到他臨死時還沒清償？並且從此再沒有清償的日子，這真是一件遺憾的事！

“噓，噓，噓，……”

“呀！門環又在響動了，我真有些提心吊胆哩！——先生！這可算得是一篇小說吧？”

後 記

這是一年前的舊稿。洵美索稿兇於索債，好容易找了出來，便把來增刪一過，以充篇幅。雖然有些意思，可是終覺得和我的近來趨向，有些歧異了。因爲這還是偏重技巧的。技巧，在文字上果然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小說。可是太技巧了，未免矯揉造作，反而泯沒心靈，這是絕大的弊病！我現在決心另開一條路徑，

‘吻’，(還沒完稿)便是我的新嘗試，或許可以比較滿意吧？但我決不是主張什麼主義，什麼派的。至少我覺得應該這樣做，便這樣地做去。好在我不想標新立異，媚世求容，聞人嘴裏的是非，老實說，我都不管。‘債’，便算我從前著作的輓歌吧！

一八,二,二二,夜三時

漩

渦

陳白著塵

實售洋六角

陳君是最努力於小說的青年作家！其作風的戛戛獨造，結構的巧妙精密，文字的美麗流暢，的確是值得欣賞的！

不信，請讀這部他的長篇處女作，準使你要詫異的直跳起來！其中描寫軍閥的殘暴，和一弱女子的婉轉哀鳴，一青年的忠摯的戀愛，又辛辣，又悲痛，又纏綿，又熱烈，真要使你忽怒，忽悲，忽驚，忽躍，像在漩渦裏打迴旋哩！

無 名 的 裘 特

有 守 譯

(續)

(四)

走得稍為慢點，理由是他的專注，這個小孩——一個古人在一些思想的形態裏，卻比他的年紀幼稚得多在別的方面——被一個輕足的步行者所趕上，這個人，儘管在黑暗裏，他可以看見戴一頂特別高的帽子，一件燕尾服，同一根錶帶如狂的舞動又放出天窗似的光耀當牠的主人一雙枯瘦腳幹同無聲的靴子搖擺。 裘德，起首

覺得孤寂，想勉力跟他走得一樣快。

‘對呀，伙計。我忙得很，所以你定得稍走快點假如你同我平排走。你曉得我是誰麼？’

‘是的，我想魏柏爾特醫生？’

‘呀——無論那裏都知道我，我覺得。那由於作公衆的恩人來的。’

魏柏爾特是一個無定居的庸醫，對於鄉下居民狠著名，絕對不爲任何別的人所聞問，因爲真真的留心去免去不方便的攷究。毛草房裏住的人造成他惟一的病人，他的衛塞克斯寬的聲名也僅限於他們。他的地位更卑下，他的範圍更暗昧比有資本同有一組織的廣告辦法的庸醫些。他是，在事實上，一個遺留的人。他步行所游歷的距離是極大，延佈衛撒克斯的四方八面。一天裘德曾經看見他賣一罐有色的豬油與一老年婦人作壞脚的一種指定的治療，婦交給出價一基尼，分期繳每兩星期一先令，買這個寶貴的軟膏，這個膏，據醫生說，只能由來列山上喫草一種特別動物得來，又須生命及四肢有大危險纔能擒得。裘德，雖然對於這位君子的藥

有有些疑懷覺得他不成問題的是一個旅行的人物，也是這樣一個人可以作可靠消息的發源處關於不一定是屬於職業內的事情些。

‘我猜想你到過克利斯敏斯特，醫生？’

‘我到過——很多次數，’這位長個兒瘦人回答。‘那是」的中心點之一’

‘這是對於學識同宗教一個驚奇的城市？’

‘你會這樣說，小孩，要是你看見過牠。 怎麼，就是在學院洗衣服的這些老年婦人的兒子都能說臘丁文——不是高尚臘丁文，這我承認，以批評家資格：狗臘丁——貓臘丁，在我學生時代我們時常這樣叫牠。’

‘那嗎希臘文咧？’

‘是嗎——這多半是為學習作主教的人些，可以使他們有暇讀新約全書的原本。’

‘我自己想學臘丁文同希臘文。’

‘一個高超的欲望。 你須得買文法一樣一本。’

‘我意在有到克利斯敏斯特的一天，’

‘無論你那時去 你說魏柏爾醫生是這些著名丸藥的

惟一主人，這些丸子治一切食飲機關的病以及氣喘同氣短萬無一失。兩先令三便士一包——經政府印花的特別許可。

‘你能替我找這些文法麼？如果我答應在這附近傳說？’

‘我很高興的把我的賣給你——我當學生時用的。’

‘啊，謝謝你先生。’裘德很感謝的說，但是喘氣，因為醫生步行的令人驚詫的速度弄得他如狗一般的快走以致他身邊發痛。

‘我想你得落後面，年輕人。現在我告訴你我願作的。我弄你找文法，給你上第一課，如果你能記着，在村中每一家人去介紹魏柏爾醫生的金色軟膏，保命藥水和婦女藥丸。’

‘你會在那裏拿着文法？’

‘我要走這裏過兩星期後的今天恰在這個鐘點七點二十五分。我的行動真正有定時的如像行星在它們的行程。’

‘我會在這裏來會你。’裘德說。

‘同着買藥的信?’

‘是的，醫生。’

裘德於是留在後面，等了幾分鐘來轉氣，回家有一曾經爲克利斯敏斯特打了一下的覺得。

在相隔的兩星期內他走來走去，他外表微笑對於他內部的心思好像它們是人的相遇對他點頭——微笑帶着特別美麗的光彩這是可以看見擺佈在青年人臉上由於一種燦爛的理想的發端。有似一盞出乎自然以外的燈在他們的透明的天性裏懸着，以致發生這阿諛的幻想以爲天堂在他們旁邊。

他老老實實的履行他的對有多種治療法的人的約，他現在誠心的相信他，步行無數哩在鄰近村落的四週圍如像醫生先派的代理人。在指定的那晚他不動的站在高原上，在同魏柏爾分別的地方，那裏等候他走來。這位路上的醫生差不得屆時到了；但是，在裘德的詫異插進他的步屐，這個走路的人沒有用力量的單純單位減慢他的步行，後者幾乎不認識他的年青伴侶，雖然兩星期的飄逝晚上愈見發亮。裘德想這或許是由於他另外

戴一頂帽子，他莊重的招呼醫生。

‘好的，小孩？’ 後者隨意說。

‘我來了。’ 裘德說。

‘你？ 你是誰？ 是的——老實說嗎。 得着定貨單嗎，少年？’

‘是’。 裘德告訴他草屋居民的姓名及住址他們願意試驗這些世界著名的藥丸和軟膏的功効。 這位庸醫心裏十分用心的記下。

‘那嗎臘丁合希臘文法咧？’ 裘德的聲音顫動由於焦望。

‘與牠們有甚麼關係？’

‘你說是把你的帶來，你得學位以前用的。’

‘唉，是，是。 完全忘記了——完全。 這樣多生命靠着我的。 你瞧，人，以致我不能給多少心思對於別的事如我所願意的。’

裘德抑制自己般久的來證實真理；他重說，乾苦痛的嗓子，‘你沒有把牠們帶來。’

‘沒有。 不過你一定得在病人方面得着多些定貨口

信，我下次會帶着文法來。’

裘德留落在後面。他是一個真純的孩子，但忽然的觀察天資，有時賦與小孩的，徒然對他顯明這位庸醫是何種的假人道所造成。從這方面不會有智慧的光明。葉子從他想像的桂冠落下；他轉向一門，靠着牠，苦苦的哭。

這回失意跟着就是一個空白的時期日他或者可以從亞爾佛德孫處得着文法，不過做那件需得錢，和那種書要買的知識；雖然形體狠舒服但絕對的依賴因為自己沒有半文。

在這個日子裘羅生要他的鋼琴，這給裘德一個先引。爲甚麼他不該寫信給教師，請他這樣的仁慈寄給他文法到克利斯敏斯特？他可以塞一封信在這器具的箱子裏，這一定可以達到所希望的眼裏。爲甚麼不請他寄給任何用舊的本子，這還有經大學空氣抹熟了的魔力？

去告訴他姑母他的居心就是破壞牠。這必定得一人獨行。

在幾天更進的審量地做了，在鋼琴起程那天，正轟

着他下次的生日，陰陰的放一封信在包箱裏面，寫着交他的最尊敬的朋友，怕明白告訴他的姑母竹西列這種作法，除非她發現他的用意，逼他放棄這個計策。

鋼琴送走了，裘德有了好些日子和星期，每天早晨都到茅屋郵政局去問，在他姑母未翻身前。到末了一個包裹真的到了村上，他看牠的兩頭這包着兩本薄書。他把牠拿到一個僻靜地方，坐在砍伐了的榆樹上去打開牠。

自從他第一次狂喜或幻想克利斯敏特和牠的可能的事，裘德默想了好些，希奇的是大概的程序包含在把一種語言的詞句換入他種語言的。他推斷一種需要的文字的文法應含有一種規律，法則或暗號式的妙訣，這一曉得了，可使他能覈，儘量引用牠，隨便變換他自己的語言中所有的字到外國語的。他的孩童意想是，在事實到數學的精確的極端一種激勵這普遍都知道是格利蒙律上，——粗糙規則的放大到理想的完美。如此他以爲所需要的語言的字可以時常找着在一定的語言的字裏隱藏，爲這些有藝術去把牠們披露出，此種藝術上面說

的書可以供給。

所以他既留意到這包裹有克利斯敏斯特的郵章，他割斷繩子，開卷，轉到臘丁文法，碰巧在上面，他差不多不能相信他的眼睛。

書是一本舊的——三十年老了，打髒了，隨意潦草遍了一個生姓名與印字相敵，的各種花樣又無心的記下比他的年齡前二十年的日子。不過這不是裘德警異的理由。他第一次得知沒有改換的規律，如他在天真爛漫中所設想的（有是有的，在一種限度裏，不過文法家沒有認得。）但是臘丁和希臘的每個字都得一個一個的靠着記憶力費多年的勞苦。

他把書放下，背臥在榆樹的寬幹上，是一個極端苦痛的孩子在一刻鐘的長久。像他從前時常做過的，他把帽子扯在臉守着太陽暗伏的偷看他經過稻草的空隙。這是臘丁文和希臘文，那嗎，是牠，這個大錯誤。他所預料為準備好了的魔力是真正一種功作如意時奈額爾之在埃及。

何種的腦力他們在克利斯敏斯特有的以及這些宏大

學。他不久想及，去學字一個一個的到以萬計。沒有腦力在他的頭裏敵得着這個事業；又因為小的日光繼續的由他的帽子射到他，他願意他從沒有看見過一本書，那他可以從沒看另一本，他沒有生下。

有人可以走到這一方來也許問他的憂愁，也許使他歡喜點說他的觀念比他的作文法的人進步得多。但是沒有人來過，因為沒人來；在這迫壓的認承他的極大錯誤之下裘德繼續想他在世界以外。 (未完)

金屋郵箱

(一)

(法國謝壽康先生來函)

洵美四弟：覆信及詩集和月刊都收到了。你的詩裏有些句子精巧奇和，可以‘不死’令我又驚又喜！

你說快要忘記我了，我却不相信。我想在這回生活中你是不會忘記我的了，我亦決不會忘記你；‘臭鼻子割不脫’，人生的安慰，或者就在這一點。

正月十二日我忽得大病，兩個禮拜不能離床，正月底承周太玄請來他家調養，在鄉間 Arcueil 過了三個禮拜的植物生活，現在漸漸的變回動物，決定不久即向馬

賽新嘉坡路上走，省得這幾根骨頭埋在外國。

壽康

(二)

(錢子岳先生來函)

問：我要研究英國文學，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生，普通英文小說已能看懂，請示辦法……

答：這不是個容易或是可以貿貿然回答的，你所說的‘研究英國文學’，不知道你的意思是要知道一些他們文學的概況呢，還是你自己將來想寫英文：若為上者，乃容易了，祇須讀些英國文學史，及普通叢書中的選集，已能粗知大概了。（這當然祇能知道些皮毛，要深入仍須照下列辦法）若為下者，則難了；若是所希望的成功是普通一些的那麼選名家的傑作熟讀，與自己習作，並請名師修改，若是要專門些的，那便須多讀名家傑作，待自己找出路來，但不論如何，Arno'd Bennett 的 Literary Taste 是值得介紹的一本書。該書現由陳承弼先生譯成中文，但不知將由何處出版。曾虛白先生的英國文學 ABC 也是本很好的參考書。

金屋談話

因為舊曆要廢除了，所以在這最後的一個舊曆新正，我們便盡量地來爲他餞行，以致第三期脫了狠多日子期，第四期也受了影響，我們想從第五期以後起 可以把出版日期移準。

關於本期稿件沒有什麼話要講，浩文的‘賭’是一篇狠新奇的文章，想來讀者是歡迎的；我們以後還想多登些這一類的東西。‘中國藝術界的寶貝’是介紹畫家常玉的文章，不久洵美還有一篇關於江小鶴氏的文字要發表。

曾虛白氏預備寫一部散文集，題尙未定，大概是五

十篇或是一百篇關於‘夜’的文字，寫好了陸續在金屋雅典及真美善三種月刊上發表。

銀蛇出版後，什麼人都讚美那張封面畫，更有許多人寫信來問是誰的手筆，克標狠抱歉沒有在該書中申明一聲，特在此地向作者毛曾年兄道謝並告罪。

毛兄現極力研究各國封面圖案，金屋書店所出各書大半為毛兄所作。

又本刊封面為錢君匄兄所作，因亦有許多人來問，特此聲明並向錢兄道謝。

金屋書店已出版之新書

1	平凡的死	小說	滕固著	五角
2	火與肉	論文	邵洵美	四角五分
3	花一般的罪惡	詩集	邵洵美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4	愛慾	武路小路著	章克標譯	三角五分
5	道連格雷畫像	王爾德著	杜衡譯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6	妖媚的眼睛	小說	黃中著	六角五分
7	文學生活		張若谷著	六角
8	十六年之雜碎		傅彥長著	四角五分
9	一朵朵玫瑰	譯詩集	邵洵美	二角五分
10	一個理想的丈夫	王爾德著	徐培仁譯	六角
11	死線上	長篇小說	王任叔著	六角
12	漩渦	小說	陳白塵著	六角
13	春夏秋冬	詩	郭子雄著	四角
14	做父親去	小說	洪爲法著	二角五分
15	七個絞死的人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16	三角戀愛(小說)		黃中著	
17	銀蛇(小說)		章克標著	
18	妲己(戲劇)		徐葆炎著	

將近出版之新書

1	近代藝術(論文)		倪貽德著
2	支那的薔薇(小說)		倪貽德著
3	北美印象記(隨筆)	廣川白村著	沈端先譯
4	鵝蛋臉(小說)		滕固著
5	偶體(小說)		黃中著
6	永遠繼續下去的		邵洵美著



長篇川說
章克標著

銀

吧

第一部
多
二萬字

作者章克標先生大努力的結晶，也是他最近的雄圖。全書三部，都三十餘萬言。只從分量一點上講，已經足以壓倒一切了。就內容說，結構的慎密新穎，描寫的婉約優麗，敘述的活潑生動，作者有他無比的藝術的手腕可以保證的。而且他的藝術的良心的銳敏，和謹嚴虔誠的態度，使他小說的品位益加增高了。具備這樣的優點——若疑心我們在吹，好在書已經出版了。請看吧。